京剧汇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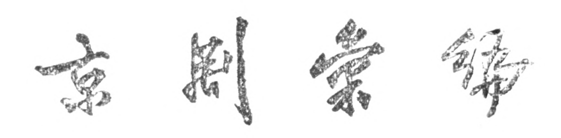
第六十六集

赵琼瑶
庚娘
冷香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六十六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 剧 彙 編（第六十六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3 14/16　·插頁：2　·字数：86,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統一書号：10071·393　　定价：（7）0.36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劇团体、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劇遺产、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个或几个劇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为京劇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赵瓊瑤……………………………………………………1
庚娘……………………………………………………29
冷香……………………………………………………91



赵 琼 瑶

赵燕侠藏本

提 要

巴州富户赵秉謝，为謀家产，毒死乃兄。其嫂田氏控于县官赵文炳。文炳受賄不理。田氏得举子古成璧指示，前往开封府包拯处申冤。时包拯因諫君削职为民。新任府尹赵旬欽乃文炳亲叔，因將狀压下并逐田氏回家。越三年，包拯复职。田氏携女瓊瑤再往投告。适包拯往陈州放粮。田氏聞之急死。瓊瑤得店主李五之助，終見包拯，寃仇旣报，且奉聖旨与新科狀元古成璧完婚。

第　一　場

赵秉蘭　（内）啊哈！（上）

（念）眠花宿柳，

日夜貪欢；

逍遥自在，

賽过神仙。

我、赵秉蘭。自从我父去世，家中財产，我已經和大哥分开。只是吃着花着，手又紧起来啦。不免想个主意再分他一点，好去花用。待我請出家里的，和她商議商議。（向内）我說奶奶，該起啦！

赵　氏　（内）啊哈！（上）

（念）清早起来，

吃喝玩乐；

困了就睡，

好不快活！

我說当家的，你这么早把我叫起来，有什么事嗎？

赵秉蘭　我說家里的，你看咱家，光花不进，看看快花光啦。真个的，你有什么主意沒有？

赵　氏　嘿！听你說的！你沒有主意；我們妇道人家哪兒来的主意呢？

赵秉蘭　你这兒来，我想了一个好法子。

赵　氏　你想了个什么好法子？

赵秉蘭　哥哥那一份家产你看怎么样？

赵　氏　哥哥那份家产好是好，难道他就那么容易給你嗎？

赵秉蘭　你先别着急呀！今天是正月十五，我想以观灯为名，去至酒楼，用毒酒將他害死。到了那时，还怕事不好办嗎？

赵　氏　这倒是个好法子！正是：

赵秉蘭　夫妻定計別泄漏，

赵　氏　为了金錢害骨肉。

〔同下〕

第 二 場

〔赵秉桂上〕

赵秉桂　（引）忠厚把家傳，終日乐安然。

在下、赵秉桂。娶妻田氏，只生一女名喚瓊瑤，倒也聰明伶俐。今日元宵佳节，且喜天气尙好，不免去至酒楼飲酒一番，再去观灯。

〔赵秉蘭上〕

赵秉蘭　大哥，您早哇！

赵秉桂　兄弟，你早！

赵秉蘭　怎么，您要出去嗎？

赵秉桂　为兄要到大街观灯。但不知兄弟有何話講？

赵秉蘭　咱們哥倆一同前去好嗎？

赵秉桂　哦，兄弟願去甚好。走哇！

（唱）弟兄双双大街走，（下）

赵秉蘭　（唱）轉眼叫你一命休！（下）

第 三 場

酒　保　（內）啊哈！（上）

（念）酒保酒保，

專把腿跑；

天气还早，

急忙打扫。

我、酒保。看时間还早，不免收拾起来！

赵秉桂
赵秉蘭　（內）走哇！（上）

赵秉桂　（唱）为了观灯酒楼坐，

赵秉蘭　（唱）不由心里笑呵呵。

我說酒保，楼上可有雅座嗎？

酒　保　原来是二位赵爷！請上楼吧！

赵秉桂　前边帶路！

〔酒保引赵秉桂、赵秉蘭上楼，进門，坐介〕

酒　保　二位用点什么？

赵秉蘭　美酒一壺。

酒　保　是。（向內）美酒一壺哇！（取酒介）酒到。

赵秉蘭　喚你再来，下去！

酒　保　是。（下）

赵秉蘭　我說大哥，現在离着观灯的时候还早。咱們哥倆多喝几杯吧！

赵秉桂　請！

赵秉蘭　請！

赵秉桂　（唱）弟兄們庆佳节同把酒飲，

不由人笑顔开倍添精神。

元宵节既玩乐应該尽兴，

請！

赵秉蘭　干！

赵秉桂　(唱)霎时間只觉得眼花头暈，(醉介)

赵秉蘭　(背供介)有点醉啦。(在酒內放毒介)我說大哥，再喝一杯，好去看灯啊！

赵秉桂　为兄有些醉了。

赵秉蘭　不要紧。来，兄弟給您滿上。請吧！

赵秉桂　請！

〔赵秉桂、赵秉蘭又飲介〕

赵秉桂　啊！

(唱)少时腹內如刀絞！

赵秉蘭　大哥，您怎么啦？

赵秉桂　哎呀！

(唱)中了你的計籠牢。

忍住疼痛將你打，(打赵秉蘭介)

赵秉蘭　我說大哥，这是哪兒的話哪？

赵秉桂　哎呀！

(唱)縱死九泉也不饒！(倒地死介)

赵秉蘭　死啦。嘿！一不做，二不休。我不免將他的尸身由窗口扔下，就說醉后失足摔死的。就是这个主意。我說大哥，你給我下去吧！(擲赵秉桂出窗介)

〔酒保跑上〕

赵秉蘭　酒保，这有銀子一錠，快快拿去。大爷酒醉摔下楼去，我这里回家送信去啦！(下)

酒　保　嘿！这是哪兒的事！(下)

第 四 場

〔赵秉蘭上〕

赵秉蘭　一杯葯酒兒丧命，再与嫂嫂报信音。

　　　　到啦。我說嫂嫂！嫂嫂在哪兒？

田　氏　（內）来了！

〔田氏、赵瓊瑤上〕

田　氏　（唱）昨夜一夢大不祥，

赵瓊瑤　（唱）眼跳心惊为哪樁？

田　氏　兄弟到了。喚我何事？

赵秉蘭　哎呀嫂嫂，大事不好啦！

田　氏　何事惊慌？

赵秉蘭　大哥吃酒帶醉，从楼上摔死啦！

田　氏　怎么講？

赵秉蘭　大哥摔死啦！

田　氏　哎呀！（昏倒介）

赵瓊瑤
赵秉蘭　母亲
嫂嫂 醒来！

田　氏　（唱）听說兒夫把命断，

赵瓊瑤　（唱）万把鋼刀刺心間。

田　氏　（唱）蒼天杀人不眨眼，

赵瓊瑤　（唱）叔叔帶路看一番。

田　氏　（唱）战战兢兢酒楼赶，

〔众出門介，圓場〕

赵瓊瑤　（唱）珠泪滾滾洒胸前。

田　氏
赵瓊瑤　（唱）見 兒夫
爹爹 把人的肝腸痛断！

田　氏　兒夫！

赵瓊瑤　爹爹！

赵秉蘭　哥哥！

田　氏　　　　　　夫啊！
赵瓊瑤　啊呀，我的爹爹呀！
赵秉蘭　　　　　　哥哥呀！

田　氏　（唱）誰料想一旦間命丧黄泉。

　　　　丢下了我母女誰人照管？

　　　　夫啊！

赵瓊瑤　爹爹！

田　氏　（唱）要相逢除非是南柯夢間。

赵秉蘭　我說嫂嫂，人是死啦，哭也沒有用，赶紧办理后事才是正理呀！

田　氏　棺木一切，有劳叔叔办理。夫哇！（哭介）

赵瓊瑤　爹爹！（哭介）

〔同下〕

第　五　場

〔赵秉桂魂上〕

赵秉桂　吾乃赵秉桂鬼魂是也。可恨二弟赵秉蘭为謀家产將我用葯酒害死，我不免与我妻田氏托夢一番，也好与我报仇雪恨。就此前往！

（唱）可恨二弟心腸狠，

　　　葯酒毒死同胞人。（下）

第　六　場

〔田氏、赵瓊瑤孝服上〕

田　氏　（唱）哭兒夫哭得我心头發嘔，

不由人肝腸断血泪交流。

昨日的言和語耳边依旧，

哪料想今朝里一命罢休。

嘆兒夫墜酒楼死得好苦，

夫哇！

赵瓊瑤　爹爹！

田　氏　（唱）等为妻我和你同赴冥幽。

赵瓊瑤　母亲，天色不早，你我母女安眠了吧！

田　氏　夫哇！

〔田氏、赵瓊瑤睡介〕

赵秉桂　（內）寃枉啊！

〔赵秉桂鬼魂上〕

赵秉桂　（唱）駕起陰風往前奔，

轉眼进了我家門。

一見賢妻心悲痛，

滿腹寃屈訴分明：

弟圖家产心腸狠，

葯酒毒我赴幽冥。

妻报夫仇是本份，

女伸父寃显孝名。

話長夜短說不尽，

〔五更〕

赵秉桂　（唱）鼓打五更归陰庭。（下）

田　氏　（醒介）哎呀！女兒醒来！

赵瓊瑤　（醒介）母亲，喚兒何事？

田　氏　哎呀兒呀！方才为娘做得一夢，夢見你家爹爹言道，他被你家叔叔害死！

赵瓊瑤　哎呀母亲！孩兒方才也曾做得此夢。

田　氏　兩夢相同，事有蹊蹺。你在家中看守門戶，待为娘写張狀紙，前去县衙与你爹爹伸寃便了！

赵瓊瑤　母亲此去，多加小心！

田　氏　为娘曉得！

（唱）但願县官多清正，

赵瓊瑤　（唱）不报父仇不为人。

〔分下〕

第　七　場

〔四青袍、二班头、書吏引赵文炳上〕

赵文炳　（引）錢可通神，誰管那，天理良心！

（詩）巴州地面好風光，

　　买頂烏紗把官当；

　　只要銀錢弄到手，

　　哪怕千古臭名揚！

下官、赵文炳。不通文墨，專会逢迎；不講天理，最喜金銀。是我买通上司，在此巴州地面当了一个县令。自到任以来，倒也弄了一些金銀，每日吃喝玩乐，随心所欲。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我說衙役們！

众　役　有。

赵文炳　將放告牌挂出，看有新来的买卖沒有。

众　役　啊！

〔一青袍挂放告牌介〕

田　氏　（內）走哇！（上）

（唱）离得家門县衙进，

　　見了老爷訴寃情。

寃枉啊！

赵文炳　我說衙役們，外面嘰嘰喳喳，是干什么的？

班头甲　有一民妇前来喊寃。

赵文炳　嗯，想是买卖到啦。叫她上堂回話！

班头甲　是。（向田氏）呔！这一民妇，老爷叫你上堂回話，小心了！

田　氏　是。（进介）叩見老爷！

赵文炳　我說这一妇人，你来告狀，可有狀紙嗎？

田　氏　有。

赵文炳　呈上来！

田　氏　是。

〔田氏呈狀紙介，赵文炳看介，惊介〕

赵文炳　（背供介）哎呀且住！这狀紙上面告的赵秉蘭。想那赵秉蘭乃是本地有名的財主，豈能輕易傳他問案？哦，有了，不免先把此女瞞哄过去，叫她回去，待我退至后堂，与那赵秉蘭修書一封，看他怎样行事。就是这个主意。（向田氏）我說这一妇人，这張狀子你先拿了回去，本县有重大案件还未办完，等太爷的事情办完啦，你再前来告狀。

田　氏　哎呀老爷，民女实在寃枉！

赵文炳　嗯！叫你回去，你就回去，怎么这么麻煩呢！

田　氏　喂呀！（哭下）

赵文炳　正是：为了金銀塡滿箱，管她寃枉不寃枉！退堂！

〔同下〕

第　八　場

〔赵秉蘭上〕

赵秉蘭　自从大哥命归陰，每日胆战又心惊。

〔班头上〕

班　头　奉命前来傳書信，保管銀兩送上門。

赵秉蘭在家嗎？

赵秉蘭　誰呀？（开門介）原来是上差！里边坐吧。

〔班头进門介〕

赵秉蘭　上差到此，有何貴干哪？

班　头　現有县太爷書信一封，看过自然明白。告辞！

赵秉蘭　劳您駕啦！

〔班头下〕

赵秉蘭　（看信介）咳！原来田氏嫂嫂把我給告啦。多亏遇着这位清官，这要遇到別人，那还了得！我不免多备些銀兩，送到县衙打点打点。我說家里的！

赵　氏　（內）来啦！来啦！（上）

什么事呀？

赵秉蘭　不好了，嫂子田氏把咱們告下来啦。快拿一百兩銀子，我到衙門打点打点去。

赵　氏　我給你拿銀子去。（下，取銀兩上）給你。（付銀兩介）

赵秉蘭　我走啦。

赵　氏　多說点好話。正是：只要太爷有銀錢，（下）

赵秉蘭　人命案子視等閑。（出門介）

（唱）帶定銀兩衙門进，

全憑太爷講人情。

到啦。門上哪位在？

〔班头上〕

班　头　原来是赵先生！請！有請太爷！

〔赵文炳上〕

赵文炳　忽听班头一声請，定有銀兩送上門。

原来是赵先生！請坐！

赵秉蘭　謝坐！（坐介）我的事多亏您帮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与赵文炳銀介）

赵文炳　咱們自己人，按說可用不着这个。不过您既然送来啦，我也只好收下。赵先生，您先回去，等候佳音也就是啦。

赵秉蘭　謝太爷！（下）

赵文炳　哈哈哈……

〔分下〕

第九場

〔田氏上〕

田　氏　夫仇未报心头恨，白天黑夜兩泪淋。

昨日大堂告狀，实想替夫伸寃，誰知遇到赃官，貪赃枉法，不理民情，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唱）嘆妾夫被人害酒楼命断，

实指望告官府报仇伸寃。

誰料想赵秉蘭用錢打点，

偏不幸又遇着污吏貪官。

害得我母女們有寃难訴，

蒼天哪！

这仇恨不能报死不心甘！

古成璧　（內）走哇！（上）

（唱）巴州道上雨紛紛，

寻觅人家暫存身。

小生、古成璧。河南人氏。去京投考，誰想在此忽遇大雨。不免找个人家暫且躲避，等待雨止，再来赶路。（望介）啊，此处乃一大戶人家，待我向前叩

門。(叩門介)

田　氏　何人叩門?(开門介)

古成璧　这一大嫂，看这大雨不停，小生想在貴府打扰一宵。不知可否?

田　氏　(背供介)看这公子品貌端正，并非歹人，遇雨投宿，倒也使得。(向古成璧)啊公子，旣被雨阻，投宿何妨?快快請进!

古成璧　多謝大嫂!(进門介)

田　氏　請問公子高名貴姓，何道而来，意欲何往?

古成璧　小生姓古名成璧，家住河南，此番去京投考，由此經过，忽遇大雨，故尔打扰。

田　氏　原来如此。啊公子，时已不早，早些安歇，明晨也好赶路。

古成璧　多謝了!

〔田氏下〕

古成璧　这一妇人，举止端正，倒也賢淑。(看介)外面大雨未停。此乃書房，待我观起書来。(看書，見狀子介)原来是一張狀子。(看狀紙介)啊，有这等事!等待天明，問明那一妇人，再作道理。(睡介)

〔起五更。古成璧醒介〕

古成璧　天將大明，待我收拾一番，也好赶路!

(唱)昨夜大雨从天降，

今晨起来好天光。

〔田氏上〕

田　氏　公子起来了?

古成璧　起来了。啊大嫂，小生昨夜在此观書，忽見有一狀子，一时难明，不知大嫂能否見告?

田　氏　唉，公子呀！

（唱）都只为奴叔叔圖謀家产，

元宵节毒我夫命丧黄泉。

恨县官貪銀錢民事不管，

害得我母女們無处伸冤。

古成璧　啊大嫂，既是狗官貪賍不管，何不去到开封包大人那里告他一狀？

田　氏　多蒙公子提醒！

古成璧　告辞了！

（唱）深施一禮把路赶，

忠孝之家妇人賢。（下）

田　氏　女兒哪里？

赵瓊瑶　（內）来了。（上）母亲喚我做甚？

田　氏　为娘前往河南开封府包大人台前，与你父伸冤告狀。我兒在家要小心門戶。

赵瓊瑶　女兒曉得。（將銀兩包裹付与田氏介）

田　氏　（唱倒板）

囑别女兒腸寸斷！

赵瓊瑶　母亲一路要多加保重！

田　氏　我兒，你你你……你要小心了！兒呀！（哭介）

赵瓊瑶　母亲不必悲傷，赶路要紧。

田　氏　为娘去了！

赵瓊瑶　唉！娘啊！（哭介。关門介，下）

田　氏　（唱）只身来到大街前。

滿腹冤气無处散，

縱死九泉心不甘。

幸遇公子来指点，

千里迢迢下河南。
但願夫君陰灵显，
一路之上保平安。
默佑为妻無灾难，
好与夫君报仇冤。（下）

第 十 場

〔四文堂、中軍引赵旬欽上〕

赵旬欽　（引）一旦身榮，日夜里，徇私徇情。
（詩）書吏衙役兩边排，
开封府內广招財；
莫怪老夫心腸歹，
須知下过本錢來。
老夫、开封府尹赵旬欽。只因包拯进宮諫君，聖上見罪，將他削职为民。是我用錢打点，才得接替他的职位。到任以来，倒也生財有道。今当放告之期。衙役們！

众　役　有。

赵旬欽　將放告牌抬出！

众　役　啊！（抬放告牌介）

田　氏　（內）苦哇！（上）
（唱）千里迢迢河南赶，
一心要見包青天。
冤枉啊！

中　軍　稟老爷：有一民妇喊冤。

赵旬欽　問她有無狀紙，拿来老夫一观！

中　軍　是。呔！这一妇人，你可有狀子嗎？

田　氏　有。

中　軍　拿来！

田　氏　是。（呈狀介）

〔中軍接狀，遞与赵旬欽，赵旬欽看狀惊介〕

赵旬欽　哦！原来她告的是大戶赵秉蘭、我侄赵文炳。幸喜老包不在；倘若老包在职，那还了得！我不免先將狀紙收下，再派一名差役，將她送回巴州便了！中軍，对她去講，就說狀子老爷收下，命你送她暫回巴州，听候审理。

中　軍　是。

赵旬欽　退堂！（下）

〔四文堂下〕

中　軍　这一妇人，狀子太爷收下啦，叫我送你暫回巴州，听候审理。听明白了嗎？

田　氏　哎呀！这位上差，人言包大人愛民如子，像我这样重大案件，为何不理？这是何意？

中　軍　怎么着，包大人？你告錯啦！那包大人早就削职为民啦。快走吧！

田　氏　哎呀！

（唱）听一言来吓掉魂，

仰面捶胸恨蒼穹。

万水千山不顧命，

实想叩見包大人。

誰知又遇狗奸佞，

收去狀紙赶出門。

似这等官官相护不把理論，

蒼天哪！

你不鑒察枉为神！

無奈何暫回家再作打算，

報夫仇哪怕它刀山地獄奴願行。

〔同下〕

第十一場

〔赵秉蘭上〕

赵秉蘭　只要心腸辣，哪怕沒錢花！

嘿！毒死大哥，已經三年啦，可是他的家产，現在还是沒有到手。有啦，哥哥有个女兒，名叫瓊瑤，今年已經十六啦。不免給她找个婆家，要是成功，到了那时，事情还不好办嗎？好，我就是这个主意。（下）

第十二場

〔二太监引大太监上〕

大太监　一封丹詔下，召回棟梁臣。

咱家、司禮太监是也。只因王老丞相保本，聖上見喜，將包拯官复原职，命咱家前去下旨。我說孩子們！

二太监　有。

大太监　打道前往！

二太监　喳！

〔同下〕

第十三場

〔田氏上〕

田　氏　（引）兒夫寃仇恨，时刻記在心。

唉！兒夫遭害，今已三年，此仇此恨，尙未得报。

近日賊人又在我女兒身上乱打主意，思想起来，真叫人晝夜难安。昨聞包大人官复原职，不免帶領女兒，前去告狀。女兒哪里？

赵瓊瑤　（內）来了！（上）

忽听母亲喚，急忙到堂前。

参見母亲！

田　氏　罢了，一旁坐下。

赵瓊瑤　有坐！母亲，喚出为兒，有何教訓？

田　氏　兒呀，为娘聞听人言，包大人現已官复原职。你父之仇，尙未得报，为娘有意帶你前去伸寃告狀，你可願往？

赵瓊瑤　母亲，为父报仇，就是刀山，兒也願往！

田　氏　既然如此，你我母女多帶銀兩，前去包大人台前伸寃。倘若此回見不到包大人，唉！为娘寧死在外，永不回家的了！

赵瓊瑤　哎，母亲哪！

（唱）母亲不必肝腸断，

听兒把話說根源。

可憐爹爹遭暗算，

偏遇贓官难伸寃。

此去蒼天定开眼，

母亲哪！

寃怨相报轉回还。

田　氏　（唱）叫兒随娘后房轉，

赵瓊瑤　（唱）收拾行李見青天。

田　氏　兒呀，随娘来呀！

赵瓊瑤　来了！

〔田氏、赵瓊瑶哭介，同下〕

第十四場

李　五　（内）啊哈！（上）

生意兴隆通四海，財源茂盛达三江。

我、李五。在这开封地面开了一座店房，生意倒也不錯。今天天气也不早啦，不免收拾起来。

田　氏　（内）走哇！

〔田氏、赵瓊瑶上〕

田　氏　（唱）为报仇顧不得路途遥远，

赵瓊瑶　（唱）母女們到河南一同伸冤。

啊母亲，看天色已晚，前面有座店房，我母女前去安歇，明日也好告狀。

田　氏　待为娘前去問話。店家哪里？

李　五　这位老太太和小姐是住店的嗎？随我来！

〔田氏、赵瓊瑶进介〕

李　五　請問老太太吃些什么？

田　氏　前途已經用过膳了。唉！

李　五　嘿！老太太，您进得店来，飯也不用，就是这么長吁短嘆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嗎？

田　氏　唉！我們是巴州人氏，前来告狀的。

李　五　但不知你母女要到哪里去告？

田　氏　听說包大人官复原职，自然到包大人那里去告。

李　五　嘿，老太太，您来得可眞太不巧啦，那包大人虽然官复原职，可是他現今又到陈州放粮去啦！

田　氏　你待怎講？

李　五　陈州放粮去啦！

田　氏　哎呀！（惊死介）

赵瓊瑤　母亲！

李　五　老太太怎么啦？

赵瓊瑤　哎呀，母亲哪！

（唱）一見老母把命断，

好似鋼刀把心剜。

兩次忘生河南轉，

誓与我父辯屈冤。

大仇未报气先咽，

母亲哪！

丢兒孤苦誰可憐？

李　五　我說这位小姐，事已如此，您也別哭啦，先买口棺材將老太太盛殮起来再說吧。

赵瓊瑤　唉！这有紋銀五十兩，有劳大叔帮办，奴家感恩不尽了！

李　五　別客气，我是个热心腸人，專愛帮人的忙。（向內）伙計！

〔二伙計上〕

李　五　把这老太太暫且安頓起来！

二伙計　是。（抬田氏尸下）

李　五　請問小姐，此地还有什么亲戚、朋友沒有？

赵瓊瑤　一概無有。

李　五　这可眞是"屋漏又遭連夜雨，船破偏遇打头風"啦。这么办吧：您先在我这兒住下，我慢慢給您打听，等包大人回来啦，再想办法报仇好不好？

赵瓊瑤　如此大恩，叫奴怎样报答？（想介）有了！大叔，倘如不弃，奴家願拜在台前做一义妹，不知意下如何？

李　五　这！这可使不得啊！

赵瓊瑤　兄長請上，受小妹一拜！

李　五　嗳，那我也有一拜了！

赵瓊瑤　（唱）絕路中拜兄長恩寬义广，

李　五　（唱）似这等凄慘事誰也心傷。

我說妹妹，从今以后，你我就是兄妹啦。你也別客气，有什么話，只管跟哥哥說就是啦。

赵瓊瑤　唉，恩兄啊！

（唱）想起爹爹珠泪汪，

遭人暗害忒慘傷。

母女同把河南往，

千山万水痛断腸。

父仇未报母又丧，

生离死別各一方。

望空叫声包丞相，

包丞相啊！

等你撥云見日光！

李　五　我說妹妹，天已不早啦！你去休息，为兄去至大街与伯母买副棺木去。

赵瓊瑤　有劳兄長了。唉，母亲哪！（哭介）

〔分下〕

第十五場

包　拯　（內唱倒板）

往陈州放粮畢回复聖命，

〔四文堂、王朝、馬汉、張龙、赵虎引包拯上〕

包　拯　（唱）开封府又来了鉄面包拯。

众人役快帶路府門来进，

察民苦理民訟判断冤情。

〔同下〕

第十六場

〔赵瓊瑤上〕

赵瓊瑤　（唱）恩兄出外探音信，

但願回来报好音。

〔李五上〕

李　五　探得包公事，报与妹妹知。（进門介）妹妹！

赵瓊瑤　恩兄回来了，請坐！

李　五　有坐。

赵瓊瑤　恩兄，打探包大人之事怎么样了？

李　五　我說妹妹，包大人放粮回来啦。

赵瓊瑤　如此，有劳兄長，引小妹前去告狀。

李　五　事不宜迟，咱們快走吧！

赵瓊瑤　（唱）为报父仇終日恨，

今日去見包大人。

〔同下〕

第十七場

〔王朝、馬汉、張龙、赵虎引包拯上〕

包　拯　（引）赤胆忠心，保宋主，錦綉龙廷。

（詩）黑沉沉烏紗罩頂，

明燦燦玉帶圍身；

上金殿君王見喜，

下玉阶文武皆尊。

老夫、包拯。宋室为臣。只因陈州干旱，聖上命老夫前去放粮。安民已畢，回朝交旨。聖上見喜，仍授老夫开封府。今乃放告之期。左右，伺候了！

王朝
馬汉
張龙
赵虎　啊！

〔李五引赵瓊瑶上〕

赵瓊瑶　（唱）兄妹二人急前进，

李　五　（唱）見了大人訴寃情。

妹妹，到啦。前去喊寃。

赵瓊瑶　寃枉啊！

包　拯　来，外面何事喧嘩？

王　朝　禀大人：有一女子前来喊寃。

包　拯　叫她进来回話！

王　朝　是。（向赵瓊瑶）这一女子，大人叫你里面回話！

赵瓊瑶　是。（进介，跪介）大人在上，民女叩头！

包　拯　可有狀紙？

赵瓊瑶　有。

包　拯　呈上来！

赵瓊瑶　是。（呈狀紙介）

包　拯　（看狀紙介）啊，有这等事！張龙、赵虎！

張龙
赵虎　在！

包　拯　速去巴州，傳赵旬欽、赵文炳、赵秉蘭一干人犯前来回話，不得有誤！

張龙
赵虎　是。（下）

包拯　这一女子，他們到来，只管放大胆量回話，有老夫与你做主！

赵瓊瑤　是。

〔張龙、赵虎上〕

張龙
赵虎　回禀大人：人犯带到。

包拯　叫他們报門而进！

張龙
赵虎　是。呔！大人叫你們报門而进！

〔赵旬欽、赵文炳、赵秉蘭上〕

赵旬欽　　前开封府尹赵旬欽
赵文炳　报！巴州知县　赵文炳告进！參見大人！（跪介）
赵秉蘭　　巴州草民　赵秉蘭

包拯　嘟！尔等所做之事，还不从实招来！

赵旬欽
赵文炳
赵秉蘭　唉！大人，过去之事，都是我們做錯啦！还請大人見諒！

包拯　赵旬欽、赵文炳身为命官，不理民情，貪贓枉法，罪在不恕，暫且收监，待老夫奏明聖上，听候發落！

赵旬欽
赵文炳　謝大人！

〔王朝、馬汉押赵旬欽、赵文炳下，又上〕

包拯　赵秉蘭！

赵秉蘭　（背供介）有門兒。（向包拯）我說包大人，我还有罪嗎？

包拯　为霸家产，害死亲兄，逼死嫂嫂，情理难容……

〔四刀斧手暗上〕

赵秉蘭　您高抬貴手吧！

包　拯　看鍘！

赵秉蘭　怎么着？鍘！唉！这才叫"自作自受"，誰叫我圖产害命来着！

四刀斧手　走！

〔四刀斧手押赵秉蘭下〕

〔鼓聲。一刀斧手上〕

一刀斧手　用刑已畢。

〔包拯揮手介。一刀斧手下〕

包　拯　赵瓊瑤暫回店房，待老夫奏明聖上，再行安置！

赵瓊瑤　謝大人！

包　拯　李五，这有紋銀五十兩，拿去好好經营生理，照看赵家小女！

李　五　謝大人！

包　拯　退堂！

〔分下〕

第十八場

〔古成璧上〕

古成璧　（唱）一色杏花紅十里，

　　狀元回来馬如飞。

下官、古成璧。此次进京，蒙聖恩欽点头名狀元。今奉聖旨回家祭扫。此处离开封府不远，不免順便去拜包大人便了！

（唱）忠臣孝子人人敬，

　　誠心拜見包大人。（下）

第十九場

〔王朝、馬汉、張龙、赵虎引包拯上〕

包　拯　（唱）蒙聖恩授开封忠心秉正，

日夜里为黎民哪得安宁。

叫人役你与爷把路来引，

有老夫坐大堂好理民情。

〔古成璧上〕

古成璧　来到开封府，虚心拜賢师。

門上哪位在？

王　朝　干什么的？

古成璧　煩劳通禀，就說古成璧求見。

王　朝　請稍候。（向包拯）禀大人：古成璧求見。

包　拯　噢，古狀元到了。快快有請！

王　朝　有請！

〔吹打。包拯出座迎介〕

包　拯　古狀元！

古成璧　包大人！

包　拯　請！

古成璧　請！

〔古成璧、包拯同进介〕

包　拯　請坐！

古成璧　謝坐！包大人近来身体安泰否？

包　拯　承蒙挂怀！老夫粗体尙安。古狀元近日可好？

古成璧　托天之福，学生亦好。

包　拯　啊——

古成璧　啊——

包 拯
古成璧 哈哈哈……

〔幕內：聖旨下！〕

王 朝 禀二位大人：聖旨下。

包 拯
古成璧 香案接旨！

〔吹打。二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聖旨下，跪！

包 拯
古成璧 万岁！

大太监 听宣讀。皇帝詔曰：包卿所奏赵女与父伸寃一案，朕已洞悉。赵旬欽、赵文炳貪賍枉法，致誤人命，罪責不輕，已着刑部依律严懲。赵秉桂追封为員外郎，田氏追封为員外夫人，其女赵瓊瑤賜为狀元夫人，与古成璧見旨之日即当婚配。其余赵秉蘭之妻赵氏人等，即着包卿依律速办。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包 拯
古成璧 万万岁！（起介）有劳公公辛苦而来。后堂留宴。

大太监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啦！

包 拯
古成璧 奉送！

大太监 免！

〔大太监、二太监下〕

包 拯 張龙，速去店中迎接狀元夫人！

張 龙 遵命。（下）

包 拯 恭喜狀元公！賀喜狀元公！

古成璧 有劳大人了！

〔張龙引赵瓊瑤上〕

赵瓊瑤　叩見大人！

包　拯　罢了。方才接到聖旨，你的寃仇，均已得报。今蒙聖上洪恩，封你以为狀元夫人，并与古狀元婚配。有老夫花轎人役护送，你二人快快回家完配去吧！

赵瓊瑤
古成璧　謝大人！

包　拯　哈哈哈……

〔尾声，同下〕

庚　　娘

赵綺霞藏本

提　要

中州文士金大用与妻庚娘逃难，途遇大盜王十八及其妻唐氏。王代覓船，金感之，遂同行。王圖庚娘，推金大用全家落水；唐氏責王，亦被投江中。王逼庚娘，庚娘为报夫仇，假允归家成婚；抵家，用計將王杀死。王弟捉庚娘，庚娘投水自尽。鄰里嘉其貞烈，厚礼葬之。有賊夜往盜墓，庚娘复甦，遂投耿夫人，收为义女。

大用母子与唐氏均为尹翁所救。尹劝續娶唐氏，金坚不从。后入袁崇煥幕，得官回里。聞庚娘死，始納唐氏，同至金山祭奠，恰遇庚娘，夫妻团圓。

第 一 場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引）讀書遵聖訓，何日里，显亲揚名。

（詩）君正無逆叛，

官清民順安；

妻賢夫免禍，

为子孝慈严。

〔院子暗上〕

金大用　卑人、金大用、中州人氏。父母双全。娶妻尤氏，小字庚娘，乃太守之女，貌丽而賢，淑好且敦。这且不言。今有流寇作乱，来犯中州，十分緊急。是我放心不下，曾命家丁前去打听賊寇消息，去了許久，未見到来。不免請出娘子与她說知便了。来！

院　子　有。

金大用　有請少主母！

院　子　有請少主母！

〔庚娘上〕

庚　娘　自幼遵守閨閣訓，常存三从四德心。

啊官人！

金大用　娘子請坐！

庚　娘　有坐。

金大用　唉！

庚　娘　啊官人，唤出为妻，为何長嘆？

金大用　娘子有所不知，只因流寇作乱，来犯中州，十分紧急。是我放心不下，曾命家丁前去打听贼寇消息，去了許久，未見到来，为夫心中着急，故尔長嘆。

庚　娘　既有此事，且候家丁回来，再作計較。官人何必愁煩？

丑家院　（內）走哇！

〔丑家院、四家丁上〕

丑家院　禀大爷：大事不好啦！

金大用　何事惊慌？

丑家院　小人們奉命打听流寇消息，看看杀到中州来啦！

金大用　哎呀不好了！

（唱）听一言来心內惊，

　　快想良策避刀兵。

丑家院　賊兵看看杀来，大爷您可快想主意。我們家中全有妻子、老婆、孩兒，不能在这里等死！

一家丁　別人家可全逃啦。我們大家也要走啦，休怪小人們不义。常言說的好：將軍不下騾子，各自顧各自。我們可要告辞啦！

四家丁　走，走，走！

院　子　主人未逃，你們就要先行逃命，眞眞豈有此理！

丑家院　敢情你这老棺材瓤子不怕死！我們家全有妻子老小，不像你这老绑子，我們走啦。

〔丑家院、四家丁下〕

金大用　这个！

庚　娘　官人哪，既是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想你我二老爹娘年老力衰，怎能受得这样惊恐？还是想个主

意逃命要紧！

金大用　話虽如此，但往何处而逃？

庚　娘　官人不必惊慌。你我同定二老爹娘逃往广陵我娘家那里安身就是。

金大用　事已至此，只好禀明爹娘，一同逃命便了。

庚　娘　有請爹娘！

〔金父、金母上〕

金　父　（唱）恨流寇兵劫中州郡，

金　母　（唱）吓得我二老日夜惊。

金　父　（唱）忽听媳兒一声請，

金　母　（唱）急忙上前問分明。

金　父
金　母　兒啊，請我二老出来，有何話講？

金大用　哎呀爹娘，大事不好了！

金　父
金　母　何事惊慌？

金大用　可恨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来了！

金　父
金　母　不好了！

金　父　（唱）听一言来胆战惊，

金　母　（唱）只恐一家要离分。

金大用　哎呀爹娘啊！賊寇看看至此，快快前往广陵逃命要紧，免得在此受惊。

金　父　哎呀兒呀！既是賊兵至此，理应逃命；为父年迈蒼蒼，死而何惧？只是家产田园、祖先坟墓俱在中州，叫为父怎忍抛弃而去？

金　母　員外呀！話虽如此，只是孩兒与媳妇年少，怎比得你我二老年过花甲之人死而不惧？依老身之見，莫

若讓他夫妻逃走，我二老看守家园。倘有不測，日后他夫妻回来，也好燒錢化紙，接續金門香烟。你、你、你夫妻快快逃命去吧！

庚　娘　哎呀爹娘啊！你二老旣然不肯逃走，我夫妻焉敢偸生？爹娘若有不測，兒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

金　父
金　母　哎呀！

金　父　（唱）我哭哭一声小姣兒！

金　母　（唱）我叫叫一声賢媳妇！

金　父　（唱）听兒言眞算得賢德孝順，

金　母　（唱）怎忍舍一家人兩下离分？

金大用　哎呀爹娘啊！我想事已紧急，賊兵將至，快快收拾收拾，一同逃命，免得临时慌忙。

金　母　員外呀！事已至此，我們只好一同逃走便了。

金　父　也罢！就此收拾起来。

〔众換衣介〕

金　父　院公啊！只因賊兵犯境，看看杀到中州，我一家人前去逃命，將这家財田园交付与你，好生看守，若得我等平安回来，必然將你另眼看待，决不食言。

院　子　員外但放寬心。交与老奴，万無一失。

金　父
金　母
金大用
庚　娘　好！可謂义僕！請上受我全家一拜！（拜介）

院　子　折煞老奴了！

〔分下〕

第 二 場

王十八 （內）啊哈！（上）

（念数板）

我本江湖一豪家，

名兒叫作王十八，

好吃好嫖又好耍，

輸打赢要凈耍杈。

宝局跳案挨过打，

作伤开瓢兒把肉拉。

逛窰子，去玩耍，

無故挑眼去摔砸。

調詞架訟打圈兒架，

圖財害命手段辣。

明火路刼胆子大，

官人不敢把我抓。

国家王法我全不怕，

哪管天地鬼神察、鬼神察！

在下、王十八，金陵人氏。父亲早亡，母亲在堂。我有个兄弟王十九，性情个别，專好讀書。我父亲在时，專做江湖上的买卖。是我子襲父業，繼續在江湖强梁霸道，無所不为。只因金陵同乡有个女子姓唐，也是好人家兒女，被我硬行搶占，娶过了門。此女長得十分美貌，就是脾气不好，时常和我爭吵，叫我改惡从善，别当强盜。偏偏我那兄弟也是这样說法。是我一气，將我妻子帶出門来，就在中州居住，时常也做些水路上的买卖。这且不言。听說流

寇造反，看看杀到中州；我是不怕的，就怕我那媳妇叫贼兵搶去，性命事小，若是叫他們給那个啦，我王十八豈不成了王老八了嗎？嘿，有啦，不免將她叫出来收拾收拾，一同逃回家去，半路上，我也好做些买卖，倘若遇見倒霉的，也未可知。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娘子快来！

唐　氏　（內）啊哈！（上）

（念数板）

可嘆紅顏命运差，

辜負青春貌如花。

嫁了个男兒胆子大，

伤天害理数着他。

吃喝嫖賭当恶霸，

終久难免天鑒察、天鑒察！

啊！你喚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王十八　我叫你出来不为别的，只因流寇作乱，看看杀到中州。咱們兩口子收拾收拾，回咱們金陵老家去吧！

唐　氏　怎么，賊犯来啦？那是你們一档子，难道你还怕賊么？

王十八　我是不怕的。就是怕你叫人家搶了去，我有点不放心。

唐　氏　我又沒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必然加惠我。要回家，你走，我是不走的。

王十八　瞧你这个娘們，說話多招人生气！常言說得好：嫁鷄随鷄，嫁狗随狗。你要是不跟着我走哇，我就把你宰啦！

唐　氏　你就是把我宰啦，我也是不走的！

王十八　你当眞的不走？

唐　氏　我当眞的不走！

王十八　你当眞的不走哇，我就当眞的舍不得宰你这个小宝貝兒。

唐　氏　你别拿米湯灌我啦，我还是不走。

王十八　得啦，你要跟我走哇，从今以后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駡你，我要改惡行善，听你的話，一定做个好人。

唐　氏　嘿，听你这張綿嘴！狗还改的了吃屎嗎？

王十八　你若不信，我起个誓：我若不听你的話，还行惡事，叫我遭惡报，死在你們小娘們手里头！还叫我死后当个窩心的王八！

唐　氏　这可是你說的？

王十八　是我說的。

唐　氏　你也不用花言巧語啦，我跟你走就是啦。

王十八　快快收拾起来！

唐　氏　咱們这房子怎么办哪？

王十八　这又不是咱們自己的房子，管它干什么？爱燒爱拆，不与你我相干。这些家伙咱們也不用要啦。把門給它倒帶上，快快逃走便了！

（唱）自幼兒走江湖王法不怕，

趁回家行劫搶且度生涯。

唐　氏　（唱）恨强盜做事兒胆比天大，

何日里才能够离却寃家！

〔同下〕

第　三　場

〔四难民上〕

老难民　列位乡亲，大事不好了！流寇造反，来夺中州；路上夺取民财，强奸妇女，看看杀到我們村庄来了！

三难民　我們是被离乱年月吓怕了的，沒有主意，老大爷想个主意吧！

老难民　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我們躲避躲避才好。

众　　（内）賊人来了，快跑快跑！

四难民　哎呀！

〔同跑下〕

第　四　場

〔众难民跑上，四嘍兵追上〕

四嘍兵　哪里走！

〔众难民跑下，四嘍兵追下〕

第　五　場

金　父
金　母
金大用
庚　娘　（内）走哇！（上）

金大用　（唱）抛家乡弃故土他方逃奔，

金　父　（唱）都只为流寇反杀害黎民。

金　母　（唱）可嘆我苦跋涉珠泪难忍，

庚　娘　（唱）但願得路平安早到广陵。

金大用　（唱）苦黎民遭塗炭紛紛离散，

〔众难民上，过場下〕

金　父
金　母
金大用
庚　娘　哎呀！

金　父　（唱）又只見被难人——

金　母　（唱）四下逃生。

金大用　（唱）叫賢妻攙二老忙往前进，

〔众圓場〕

金　父　（唱）可嘆我年紀迈寸步难行。

金　父
金　母　哎呀兒呀，我二老兩足疼痛，实在走不动了。

金大用　哎呀，这！这！这！（远望介）爹娘啊，看前面有一松林，待孩兒攙扶爹娘到那里歇息片时再走。娘子，你我攙扶二老行走。

金　父　（唱）可嘆兩足痛难忍，

金　母　（唱）不知何日脫灾星？

〔王十八、唐氏上〕

王十八　（唱）一路上許多人携眷逃奔，

唐　氏　（唱）只走得足疼痛寸步难行。

王十八　你怎么不走啦？

唐　氏　可憐我的脚全走破啦。咱們找个地方歇歇再走吧。

王十八　看前面有一松林，待我攙着你在那兒歇息歇息再走便了！

（唱）攙扶佳人松林奔，（看庚娘介）

哎呀，妙哇！

只見俊俏美佳人。

（背供介）哎呀慢着！看这松林之內，有个絕色女子，生得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令人頓起心意。一定是逃难的。（想介）噢，噢，我自有道理。这位大哥請啦！

金大用　請了！

王十八　看大哥这个模样，一定也是逃难的？

金大用　正是。

王十八　請問大哥尊姓大名，哪里人氏，打哪里来，上哪里去，因何至此？

金大用　在下姓金名大用，乃中州人氏。只为流寇作乱，同定父母、妻子去往广陵避难，故尔至此。

王十八　噢！原来是金大哥，失敬啦！

金大用　豈敢！請問兄台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王十八　小弟姓王名十八，是广陵人氏。因到中州貿易，不想遇着惊慌。今同賤內唐氏避难回家，路过此地。幸遇尊兄，这也是三生有幸！

金大用　原来如此。

王十八　請問这二位老人家是大哥什么人？

金大用　乃是家父、家母。

王十八　既是伯父、伯母，待小侄上前参拜。

金大用　这就不敢当。

王十八　当得的。小子王十八，参見伯父、伯母！

金　父
金　母　不敢，不敢！

王十八　大哥，这位不用說，一定是大嫂子啦？

金大用　不敢，正是賤內。

王十八　您請过来，我給大嫂子見个禮兒。

金大用　这就不敢当！

王十八　当得的。

金大用　娘子过来，見过王賢弟！

王十八　大嫂子，您好哇？小弟这兒給您請安啦！

庚　娘　奴家还禮了。

王十八　家里的，过来！給金家伯父、伯母見禮。

唐　氏　是啦。参見伯父、伯母！

金　父
金　母　不敢，不敢！

王十八　見过金大哥、金大嫂子！

唐　氏　大哥，小妹有禮啦！

金大用　还禮了。

唐　氏　这位大嫂子，您好哇？

庚　娘　賢妹，你好哇？

唐　氏　好。这逃难路遇，也可算是有緣的。

王十八　着哇！大哥，今日你我遇难相交，一見如故，彼此投緣，眞乃三生有幸也！

（唱）今日相逢眞有幸，

千里有緣在松林。

〔幕內喊杀声〕

金大用　（唱）耳旁听得喊声震，

〔众难民跑上，四嘍兵追上，众难民跑下，四嘍兵追下〕

金大用　（唱）眼看賊兵到来临。

哎呀爹娘啊！看看賊兵到此，如何是好？

金　父
金　母　这个！

王十八　大哥不必惊慌。方才兄言要到广陵。小弟乃是广陵人氏，正要回家。不妨我們一同前去吧。

金大用　这个！

王十八　大哥不必犹疑。我有一計，保管平安無事。

金大用　有何妙計？

王十八　我想賊兵必从旱路而来，水路一定安靜。待小弟前去雇一只大船，我們从水路而走，豈不是無禍無憂、平安無事了嗎？

金　父　事已紧急，就煩尊駕前去覓舟便了。

王十八　既是这么着，看松林里面有座破庙，你們大家先到那里躲避等我。家里的，你在这里伺候伯父、伯母，待我前去雇船便了！

（唱）伯父暂且心放定，

雇好大船一路行。（下）

庚　娘　（唱）我看此人行不正，

尽是一派假殷勤。

哎呀官人哪！方才那人屡次偷看于我，目动而色变，一定胸怀叵测。千万不可与他同舟，以防被他暗算。

金大用　話虽如此，只是他十分殷勤，要去覓舟；况今又是逃难之时，他也携有少妇，料無他意。娘子休得多虑。

庚　娘　你若不信，禍到临头，悔之晚矣！

金大用　不必多言。攙扶二老到那松林里面破庙之中躲避一时，等候他雇好船只，一路同行便了。

庚　娘　咳！

〔同下〕

第　六　場

王十八　（內）哈哈！（上）

（唱）离却松林往前奔，

来寻伙友小桑新。

哎呀，人要是走桃花运，那可眞是沒跑兒！我們兩口子逃难，就会遇見金家这四口人。我剛一进松林子，就瞧見这个小娘兒們，也不知是我自己疑惑是怎么着，仿佛她直跟我飞眼似的。过去跟他們一說

話，敢情是往广陵去的。我忽然灵机一动，說我也是往广陵逃难回家的，就用花言巧語，將他們哄住。我給他們見禮，金大用还叫那娘們給我們还禮。这一还禮不要紧，直还得我四肢麻木，全身都軟啦。我們言定，从水路同行，他見我帶着家小，也决不疑心。我不免就雇我們朋友桑新的那只大船，倘若把这小娘兒們弄到手，也是我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言得有理，走！喲！到啦。嘿！桑大哥的船在这里沒有？

桑　新　（內）啊哈！（上）

自幼在綠林，專劫有錢人。

王十八　伙計好哇？

桑　新　好哇。老沒有見啦。

王十八　我同你嫂子搬到中州去啦。

桑　新　好哇！你有了錢啦，还顧我这苦朋友嗎？

王十八　你見面就碎煩我。我給你攬了一号好买卖来。

桑　新　哈哈哈……大哥，我和你鬧着玩哪。买卖在哪兒哪？

王十八　我来告訴你：只因流寇反到我們那兒去啦，我帶着你嫂子回老家，半路上遇見一家四口，也是逃难上广陵去的。我把他們同你嫂子擱在松林破庙之中。我想这是一笔好財。所以尋兄弟你同發这筆財。这也是不顧朋友嗎？

桑　新　大哥，別記恨我，別記恨我。

王十八　你的船沒买卖呀？

桑　新　沒有，沒有。

王十八　你快快將船攏了岸，我一会兒就同他們上船，有什么細話，回头晚上再說。

桑　新　是啦，那么回头見啦。

王十八　回見啦，回見啦。

桑　新　是啊！（下）

王十八　船已雇好，不免去約他們上船便了。正是：只为貪財將人害，又得美貌女裙釵！（下）

第七場

〔金父、金母、金大用、庚娘、唐氏上〕

金　父　（唱）弃岸覓舟逃性命，

金　母　（唱）早到广陵纔放心。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唱）牢籠巧計安排定，
　　量他不解其中情。
大哥，船是雇好啦，就在前边碼头上。我帮着你攙着伯父；家里的，你帮着大嫂子攙着伯母，一同登舟。

金　父
金　母
金大用
庚　娘　有劳了！

金大用　（唱）幸喜得舟逃性命，

王十八　（唱）痴心拿我当好人。
到啦。船家！

桑　新　（內）来啦！（搖舟上）

王十八　快快搖过来，搭扶手！

〔众上船介〕

桑　新　扯篷开船！

金　父　（唱）且喜登舟得活命，

金　母　（唱）急速开船到广陵。

〔同下〕

第　八　場

尹　复　（內）开船！（上）

〔二船夫、尹复、院子上〕

尹　复　（唱）光陰似箭古定論，
不覺鬚髮白如銀。
老汉、尹复。淮安人氏。务农为生，薄有庄田，一生好善。只因流寇造反，兵至中州。可嘆那难民四乡逃奔，慘不可言。为此，每日駕一扁舟在河下走走，以便渡人。来！

院　子　有。

尹　复　吩咐往上流开去者！

院　子　往上流开去！

水　手　是。

尹　复　（唱）可嘆黎民乱逃奔，
四面搭救溺水人。

〔同下〕

第　九　場

王十八　（內）啊哈！（上）
（唱）那日逃难在松林，
遇見佳人起歹心。
非怪十八心太狠，
今晚定要下絕情。
在下、王十八。自那日在松林遇見佳人，弄得我魂飞魄散。是我花言巧語，誆他們同舟，已入我的牢

籠。这櫓人桑新，乃是我們江湖一党，我与他定計，在蘆葦处停船。看紅日已落，不辨南北，四顧無人，遍是蘆葦，正好下手。我不免將桑新請来，对他說明，煩他帮个忙。桑大哥快来！

桑　新　（內）来啦！（上）

什么事？

王十八　大哥，这趟买卖我是給你拉来啦，理应平分，只是我并不为財。

桑　新　为什么？

王十八　为的就是那个美貌的佳人。且喜日落黄昏，四顧無人，正好下手。只因我一人力單，还要求大哥帮助帮助才好。倘若成功，錢都是你的，人可是我的。

桑　新　我不要你的人就是啦。

王十八　好哇！少时动手时节，看我眼色行事。

桑　新　知道啦。

王十八　金老伯，金大哥，請出艙来！

〔金父、金大用上〕

金　父
金大用　何事？

王十八　你們爷兒倆，淨坐在艙里，不覺得悶嗎？何妨出来看看，也解解煩悶哪。我这兒有現成的酒，飲它几杯，一来解解煩悶，二来賞賞月光，豈不美哉！

金　父
金大用　荒乱年間，我父子哪有閑心玩賞？

王十八　这个年头兒，得乐且乐，何妨飲上一杯哪？

金　父
金大用　如此說来，我們奉陪就是了。

王十八　来来来，把酒摆在船头，大家同飲（摆酒介）請！

金　父
金大用　請哪！

王十八　三人船头把酒飲，

金　父　勉强奉陪飲杯巡。

金大用　（唱）水程迢迢日色隐，

漫漫南北辨不明。

四顧幽險人烟尽，

一片蘆葦皎月升。

王十八　大哥，皎月初升，光华可爱，何妨再飲几杯哪？

金大用　酒已过量，实不能奉陪了。

王十八　大哥不喝啦，老伯再吃几杯吧！

金　父　老汉吞吃不下了。

王十八　这样說来，我也就不强讓啦。桑大哥，煩劳把酒器撤去吧。

桑　新　是啦。（撤杯介）

王十八　大哥呀，你看这皎月初升，一片蘆葦，你我在船上观望，犹如画中一般，我倒想起一輩古人来啦。

金　父
金大用　哪輩古人？

王十八　想当初唐室李太白一生好飲，坐在船头望月，是他酒醉，观見水中月影，想在水底捞月，那时他酒醉性狂，就这么一捞！（推金大用下水介）

金　父　哎呀！

（唱）我兒落水無踪影，

快快搭救命殘生！

我兒落水，快快打捞上来！

桑　新　打捞不及。

金　父　呀呀呸！我兒好好的，为何將他推入水中？快快救他上来便罷；如若不然，老汉定不与你甘休！

王十八　住了吧！分明是他酒醉失足落水，难道哪个害他不成？

金　父　你不必分辯。船戶，快快打撈上来！

桑　新　早冲沒影啦，哪里撈去？

金　父　哎呀，賊子啊賊子！你們二人分明是一伙强盜，將我兒推下水去。若不搭救上来，我这条老命不要，就与你們拚了！

桑　新　你也給我滾下去吧！（推金父下水介）

〔金母、庚娘、唐氏急上，看介〕

金　母　哎呀！

（唱）可憐兒夫喪了命，

定是賊子謀害人。

上前一把来扯定，

不惜一死把命拚！

賊子啊賊子！为了何事，將他父子謀害，推落水中，是何理也？

王十八　你住了吧！他父子自不小心，失足落水，这也是他們命該如此，哪个坏种王八蛋害死他們不成？

桑　新　着哇！

金　母　老身适才亲眼看見，是你將他父子推落水中，怎么說是失足落水？你就快快將他父子打撈上来，万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这条老命也不要了，就与你一死相拚了吧！

（唱）罵声賊子心太狠，

害他父子命归陰，

老身与你拚了命！

王十八　你也給我滚下去吧！（推金母入水介）

（唱）自找其死休怨人。

庚　娘　哎呀！

（唱）庚娘心中明如鏡，

可嘆一家丧殘生！

喂呀！（哭介）

王十八　娘子不要害怕，也不要哭坏了身体。

庚　娘　（想介）可嘆奴翁姑、丈夫俱沒，叫我归到何处安身哪？

王十八　娘子不要担憂。請和我同到金陵，家中田园广有，保险够你享不尽的荣华。

庚　娘　（想介，暗点头介）但得如此，奴願足矣。

王十八　娘子这样明白，眞乃小生之幸也！

唐　氏　住了吧！王十八！我把你这个沒天良的王八小子！竟敢如此胡为，伤天害理，难道不怕天打雷劈嗎？

王十八　得啦，你别胡說啦，哪里有个天打雷劈的道理？想你吃着我，喝着我，也該与我帮帮忙；怎么倒向着外人，罵起我来啦？你若招上我的气来，我是一定把你打死！

唐　氏　死？死了倒好，也不願給你这杀人贼当老婆！

王十八　哈哈！好賤人！这是你自己找死，你也跟他們一同去吧！（推唐氏入水介）

庚　娘　哎呀！

王十八　娘子不要害怕。您瞧見沒有？这都是为了您。沒别的，現在我可要求欢求欢。

庚　娘　这个！奴家身体有恙。且候回家，再伴郎君就是

了。

王十八　嘿！你看巧不巧？偏在这个时候，她就有病啦。这也沒法子，且喜离家不远，再耐些性兒，到了家里再說。桑大哥，快快催舟哇！

桑　新　是啦！

〔同下〕

第　十　場

〔二船夫、尹复、院子上〕

尹　复　（唱）为人必須行端正，

留得美名鄰里存。

無心賞玩河中景，

啊！

水面浮泡为何情？

船夫，水面冲来一人，快快打撈上来！

二船夫　是。（撈金大用上）

尹　复　看他有气無气？

船　夫　有气。

尹　复　快取姜湯灌来！

院　子　是。（取姜湯与金大用灌介）

尹　复　这一汉子醒来！

金大用　（唱）昏昏沉沉如做夢，

啊！

不知在陽或在陰？

尹　复　那一汉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因何溺水？一一講来！

金大用　恩人容禀！

（唱）未曾开言泪难忍，
　　尊一声恩人細听分明：
　　家住在河南中州郡，
　　金大用三字是我名。
　　只为流寇来犯境，
　　一家逃难奔广陵。
　　王十八賊子心不正，
　　覓舟同行假殷勤。
　　暗下毒手害我命，
　　幸遇恩人救殘生。
　　今生不能来报定，
　　来世里結草銜环必报你的恩。

尹　复　哦！
（唱）听他含泪一遍論，
　　避难舟中遇强人。
　　善惡必然有报应，
啊！
　　又見尸身水面横。
看那边又是一具尸首。船夫，快快打撈上来！

二船夫　是。（撈金父尸上）

金大用　哎呀！
（唱）一見爹爹丧了命，
　　怎不叫人痛伤情！
　　船头哭得珠泪滚，
啊！
　　水面冲来老娘亲。
有劳船夫，水上冲来那是我母，快快打撈上来！

〔二船夫撈金母上〕

金大用　母亲醒来！

金　母　(醒介) 啊！你是我兒大用？剛才被賊所害，怎么到此船上来了？

金大用　母亲容稟！

(唱)可恨賊人害我命，

多亏恩人救殘生。

金　母　原来如此。且喜我母子在此团圓。但不知你爹爹生死存亡？

金大用　哎呀母亲哪！我爹爹已死，尸首現停船旁。

金　母　哎呀夫哇！

(唱)可嘆兒父多薄命，

一旦水內赴幽冥。

哭一声兒父將我等，

啊！

水面冲来一妇人。

兒啊，水面冲来妇人，想是兒媳妇来了，快快打撈上来！

金大用　是。有劳船大哥，快快打撈那一妇人！

二船夫　是。(撈唐氏上)

唐　氏　哎呀！

金大用　哎呀！想是我妻到了，妻呀！

唐　氏　喂呀！

金大用　娘啊，此乃王十八之賊妇也。

金　母　旣是賊妇，不要救她，將她推了下去，方解我心头之恨。

唐　氏　哎呀老太太，您且不要生气，听我慢慢告訴您：我

虽是賊人的妻子，却是好人，只因看見賊人將你們推下水去，便心里不平，和賊子爭吵，不想那狠心的强盜又把我推下水去。幸遇恩人搭救。（向金大用）您的妻子已被賊人霸占。如若不弃，我情願伺候老太太終身，你看怎么样？

金大用　呃！豈要賊人之妇侍奉老母，眞眞豈有此理！

尹　复　咳！听此妇人之言，倒是情意善良。何妨收納？

金大用　唉！現居父丧，何言納妇？

唐　氏　你若不允，我就投水一死？（拟投水介）

尹　复　且慢！事可緩議，不必如此。金大用，此妇人之心願，不可相弃，請暫收养，早晚也好侍奉太夫人哪。

金大用　恩人之言，当得遵命。今幸得生，我欲怀双托鉢，將赴广陵复仇！

唐　氏　哎呀慢着！我告訴你吧：我唐氏祖居金陵，与賊子同乡。他前說家住广陵，那是騙人。如今江湖水寇，多半都是他的同党。你要去广陵，不但不能复仇，反而要遭賊人的暗算！

金大用　这个！杀父之仇，难道罢了不成？

尹　复　不必着急，且到老汉家中歇息，慢慢想个妙計，寻找賊人下落便了。

金　母
金大用　如此，多謝恩人！
唐　氏

尹　复　寒家下不远，速速开船回去便了。

金　母
金大用　請！
唐　氏

〔牌子，同下〕

第十一場

〔王安人上〕

王安人　(引)江湖为根本，耕种是虛名。

(詩)夫在綠林逞霸強，

不幸中年把命亡。

朝也思来暮也想，

就怕夜晚守空床。

〔丫鬟、院子暗上〕

老身、沈氏。乃金陵人氏。是我小的时候耍站門子、賣風流，被强盗王义看見，我二人眉目傳情，先奸后嫁。在娶过十八天的那天，我就給他养了一个大头兒子，取名王十八。过年又生第二个兒子，取名王十九。我二人朝欢暮乐，誰想乐極生悲，不到三年，他就一命嗚呼啦！且喜家中还有錢財，是我撫养兩个孩兒長大成人。長子十八子襲父業，繼續在江湖为盜。唯有次子十九性情个別，不願为盜，專好讀書，每日里"子曰"長、"子曰"短的。因此，我常常劝他，我說：孩子，你不必念書，也不必作那八股文章，有为娘活着，只要你听我的話，跟你哥哥一道做那不花錢的买卖，还怕沒有快活日子过？我想一劝他，他就会同他哥哥学好啦。誰想越劝他越擰啦！后来我沒法子就买了一本"玉匣記"叫他看，可是还是劝不过来。这且不言。且說我那十八兒子在本处搶了一个妇人唐氏，霸占为妻。这唐氏長得十分美丽，就是脾气不好，和他丈夫时常吵鬧。弟兄又不大和气。十八一气，就帶領妻子上中州去啦。

近来听得道路傳言，流寇造反，杀到中州啦。是我昨夜得一凶夢，夢見十八渾身是血跑了回来。因此，我放心不下。不免叫十九出来，查查“玉匣記”看是什么事情。我說，十九快来！

王十九　（內）来了！（上）

人生唯有讀書好，行盜不如学道高。

母亲在上，孩兒拜揖！

王安人　罢啦，一旁坐下！

王十九　告坐。喚兒出来，有何話講？

王安人　只因你哥哥和你嫂子現在中州，聞听流寇造反，杀到中州，为娘放心不下。是我昨晚又得凶夢，夢見你哥哥渾身是血跑了回来。不知主何吉凶？为此，喚你出来查查“玉匣記”，是好是歹，为娘也好放心。

王十九　我那兄長与賊人一党，量他不致被害。即便被害，也是他平日为人奸險，心术不正，为盜的报应。

王安人　呸！我把你这个書呆子！这可就应了俗語啦：仇人轉弟兄。你們倆老是心里不和呀，可真把为娘我气死啦！

王十九　母亲不必生气。再等几日，兄嫂若不回来，孩兒去到中州，探听兄嫂下落便了。

王安人　这才是好孩子。

王十八　（內）走哇！

〔王十八、庚娘上〕

王十八　（唱）且喜嬌娘已到手，

庚　娘　（唱）忍辱含羞待复仇。

王十八　得啦，到咱們家啦。待我叫門。呔！开門来！

院　子　来了。什么人？

王十八　是我。

院　子　原来是大爷回来了！

王十八　老夫人現在哪里？

院　子　現在堂上。

王十八　娘子，随我进来。你在这兒等着。母亲在上，孩兒拜揖！

王安人　哎喲！我兒你回来啦？可把媽媽想死啦！

王十九　兄長回来了？母亲正盼望你。

王十八　娘子，过来見見，这就是你的婆婆。

庚　娘　是。母亲在上，兒媳参拜！

王安人　罢啦。

王十八　这是我兄弟，是你小叔子。

庚　娘　叔叔万福！

王十九　小弟还礼。

王安人　这不是你那个媳妇，这是哪里来的女子？

王十八　母亲有所不知，我那唐氏妻子在中州身得暴病而死。这是孩兒回来的时候，在中途路上續娶的尤氏，小字庚娘，直到如今，我們还未圓房哪。

王安人　噢，原来是这样。丫头，先將这新娘子带到后面歇息歇息去。

丫　鬟　是。随我来！（領庚娘下）

王安人　孩子，我还跟你有話說：自从你去后，为娘終日思念。今日你可回来啦。

王十八　母亲，您瞧这个媳妇好不好？

王安人　好！

王十八　您今晚預备点酒菜，我們也好圓房。

王安人　眞个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告訴你：昨晚为娘夢見你

渾身是血，我还怕你死在外面哪。

王十八　您瞧，有多么丧气！說点吉祥的好不好？您吩咐他們，預备点吃食，我好入洞房去。

王安人　孩子，我和你还有話說哪。

王十八　得啦，您別有話說啦，我可奈不住啦。

王安人　那可不成！就是成亲，也得挑个好日子。

王十九　着哇，必須选一良辰吉日才好。

王十八　得啦，你別麻煩啦！

王安人　孩子，想这成亲乃是人生大事，总要挑好日子才是。当年我和你爸爸成亲，因沒挑个好日子，所以我二十多岁，他就回去啦！

王十九　着哇，总要挑个吉日才好！

王十八　你們就去挑吧！

王十九　待我来查看查看。（拿書看介）哎呀，本月二十一日乃是良辰吉日。

王十八　不成，不成，太远！你再往近里查查吧。

王十九　十八日可好？

王十八　不好，不好！

王十九　好！

王十八　你說好不成，犯了我的名字，就不算好日子。

王十九　哎呀，再近就無有吉日了。

王十八　这么办：你看今兒个是不是好日子吧？

王安人　你怎么这么急呀？

王十八　那您管不了！

王十九　今日若要成亲，一定要犯“五鬼”的。

王十八　得啦，別迷信啦，我一概不懂。俗語說得好：娶亲要选五鬼婚，兒子姑娘一大群。兄弟，我簡直等

不了啦。今兒个就是今兒个。媽呀，我要睡覚去啦。

王安人　孩子，你等等，老沒見啦，媽还和你要說会子話兒哪。

王十八　哎呀，媽呀！

王安人　啊！

王十八　我这会兒顧不得您啦。（下）

王安人　你瞧这塊骨头！

王十九　他不听我言，禍事在眼前。

王安人　得啦，就由着他。咱們娘倆吃点酒，明日好給你哥哥賀喜。

王十九　遵命。

王安人　正是：姣兒回家轉，

王十九　只怕不团圓。

王安人　呸！母子得团圓！

王十九　哎呀，只怕不团圓！

〔同下〕

第 十 二 場

〔庚娘上〕

庚　娘　（唱）嘆兒夫被賊害一旦命丧，

　　　　翁与姑同落水不知存亡。

　　　　奴与賊回家轉进入罗網，

　　　　寻一个巧机会除此强梁。

奴家、尤氏，小字庚娘。配夫金大用。乃中州人氏。只因流寇作乱，侵犯中州，奴与翁姑、丈夫一同逃难。行至中途，路遇賊子王十八，假意殷勤，覓舟同往。我見他屡次偷看于我，目动而色变，定胸怀叵测。再三与丈夫言講，是他不听，偏要一路同行。

行至蘆葦之中，可嘆我翁姑与兒夫俱被賊子推入水中。是他妻子在旁，心中不忿，口出怨言，亦被他推入水中。奴本当尽节一死，怎奈一家寃仇無人得报。为此，暫留此身，以待复仇。是他屡次要占奴家，被奴花言巧語，將他哄住。所以虽然一路同行，并未失却节操。是我在旅店之中，暗地做了“絕命詩”一首，藏在身旁，待奴报仇之后，好表我的名节。今日已到賊家，正是我报仇之日也！

(唱)賊子痴心眞妄想，

仇敌怎能配鸞凰？

〔丫鬟上〕

丫　鬟　大奶奶大喜啦！他們娘兒倆商量好啦，今天晚上你們小兩口入洞房啦。您收拾好嘍，預备入洞房吧。

庚　娘　怎么，今晚就要成亲？

丫　鬟　对啦。

庚　娘　丫鬟，你家大爷行李現在前面，快快取来，亦好收拾，候你大爷安歇。

丫　鬟　是啦！（下）

庚　娘　哎呀且住！方才听丫鬟之言，賊子今晚就要与我成亲。不免趁此机会，先用花言巧語，將他劝醉，悄悄去至厨下，寻把菜刀，將賊子杀死，然后杀却他的全家，即便自尽而死，也落得个青史名标。公婆呀！兒夫哇！奴今晚与你們报仇雪恨了！

(唱)蒼天若随奴心想，

留得美名万古香。

〔丫鬟拿行李上〕

丫　鬟　給您，这是大爷的行李。

庚　娘　放在床上！

丫　鬟　是啦。

庚　娘　你家大爷呢？

丫　鬟　即刻就来。他叫我在此伺候，送你們夫妻入洞房哪。

〔王十八上〕

王十八　妙哇！

（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二次又要做新郎。

娘子，你可等急了吧？

庚　娘　官人来了，請坐！

王十八　坐着坐着。丫头，床鋪好了沒有？

丫　鬟　早鋪得啦。

王十八　娘子，今日天气又好，我也不吃飯啦，你我早些睡吧。

庚　娘　唔！官人，你这光景，奴家有些看你不起了！

王十八　怎么瞧不起我啦？

庚　娘　自古道婚姻大事不可草率从事。

王十八　依你便怎么着？

庚　娘　就是貧寒人家合卺，亦須喝得兩杯喜酒。你家富饒，难道就喝不起兩杯喜酒么？况且你我千里迢迢而来，今日才得成亲，洞房花燭，竟是这样冷冷清清，成何体統？依奴之見，还是你我夫妻先喝它兩杯合卺酒；如若不然，奴家断难从命！

王十八　哈哈哈！說得对呀！像我这样的家道，可也貫不是打不起酒！本来嘛，新婚之夜，生不答的，娘子是有点害羞，要是有兩盅酒一下肚，她就……哎呀，有理，有理！丫头哇，你打酒去，連方才炒好的菜也摆上，

咱們吃点喝点，吃飽啦，喝醉啦，我也就好老实……。

丫　鬟　我去給您端去。（下，端菜上、擺介）

王十八　娘子請坐！

庚　娘　官人請坐！

王十八　丫头，我和你大奶奶喝酒，你好好伺候我，今晚也要摆摆架子，明日多多賞你。

丫　鬟　是啦！

王十八　来，斟酒！娘子請！

（唱）酒入肚内心欢暢，

用眼观看美嬌娘。

少时同入銷金帳，

学一个花下死又待何妨！

丫头，斟酒来！

庚　娘　慢来！官人，你我夫妻在此飲酒，丫鬟在此伺候，無什么趣味。叫她安歇去吧。奴与官人慢慢痛飲。

王十八　一个丫头牙子，省得回头又沒人收拾家伙，叫她这兒伺候得啦。

庚　娘　家伙自有妾身收拾。她若在此，諸多不便。

王十八　有什么不便？

庚　娘　官人附耳上来。（与王十八耳語介）

王十八　不錯，不錯。丫鬟，拿个大杯来。你去歇着去吧！回头有你大奶奶收拾。去吧！

丫　鬟　是啦！大奶奶，我告訴您，厨房在东北角，您用什么自己去拿吧。

庚　娘　知道了。

〔丫鬟下〕

王十八　娘子，方才附耳之时，說有件好事，是什么好事哪？

庚　娘　你我今日成亲，不要辜負美景良辰，妾身亲自敬官人三大杯。

王十八　你我必須挨着坐着。

庚　娘　如此更妙了。

王十八　来来来，我搬座，你拿酒杯、酒壺去。

庚　娘　是。（拿壺，坐介）官人，你吃这杯团圓酒吧。

王十八　团圓酒，我是要吃的，拿酒来。（喝介）

庚　娘　官人，再吃这一杯。自古道：酒是媒人。吃了这一杯，你我好成百年之好。

王十八　我再吃这一杯。

庚　娘　官人，再吃这一杯。

王十八　方才那一小杯就吃不了啦。我可吃不下啦。

庚　娘　若是酒不尽兴，豈不辜負今夜良辰？

王十八　有理呀，有理呀！你越說我越痛快。这么办，你就撒开了灌吧。

庚　娘　待妾身斟酒。（斟酒介）

王十八　（喝酒吐介）唔！我不能喝啦。

庚　娘　官人吃醉了。你先將灯熄灭，上床安歇。奴將盤盞送至厨下，再来陪伴于你。

王十八　你快点来呀！

庚　娘　我就来的！

（唱）收拾盤盞厨下往，

寻找利刃杀豺狼。（下）

王十八　哎呀妙哇！不想我得了这个媳妇，又想起那个来啦，她早就該死！（吐介）我可馱不住啦，不免將灯吹灭，上床等她便了！

（唱）眞是喜气从天降，

酒入欢腸乐洋洋。

解帶寬衣把床上，

〔庚娘拿刀上〕

庚　娘　（唱）学一个替夫报仇雪艳娘。

待我进去报仇！

王十八　怎么还不来呀？

庚　娘　哎呀且住！我若是这样进去。豈不惊起賊子？待我慢慢进去。（进門介）官人可曾睡着了？

王十八　我还沒着。你快点来吧。

庚　娘　官人在哪里？

王十八　我在这里哪。

庚　娘　好賊子！看刀！

〔"乱鎚"。庚娘杀死王十八介〕

庚　娘　（念"扑灯蛾"）

見賊一命丧、一命丧，

不由庚娘怒滿腔。

你害我全家把命丧，

今日杀你报夫郎。

〔王安人上〕

王安人　什么事，他們那屋直响？待我瞧瞧去。（进門看介）哎呀，有賊啦！

〔庚娘杀死王安人介〕

庚　娘　且喜大仇已报，待我自刎了吧！（乱鎚）哎呀天哪！奴要自尽，刀鋒已鈍，如何是好？啊，有了，奴到他家时节，看他后門以外有一帶長河。不免將絕命詩与他們留下，投河而死便了！

〔庚娘拋書信介，开門，"扫头"下〕

〔王十九上〕

王十九　我兄長屋中为何这样响亮？待我进去看来。（跌倒介）家院，快掌灯来！

院　子
丫　鬟　（內）来了！来了！（上）

哎呀，不好了！太夫人不知被何人杀死了！

王十九　哎呀！

（唱）一見母亲丧了命，

無故被害为何情？

院　子　我家大爷也被人杀死了！

王十九　唔！我兄長也被人杀死了？快快看看那个妇人！

院　子　（找介）妇人不見了，留有書信一封。

王十九　快快四下找来！

院　子　后門已开。

王十九　你等將尸首抬在床上！

院　子
丫　鬟　是。

〔院子、丫鬟抬尸首介〕

王十九　哎呀且住！后門已开，妇人不見，我母亲、兄長定是被这妇人所害。你們看守尸首。我从后門追赶妇人便了！（急下）

〔同下〕

第 十 三 場

庚　娘　（內唱）

寃仇已报出罗網，（上）

（唱）急忙跳出是非牆。

万惡淫賊刀下丧，

替夫报仇把名揚。

奴命竟該水中丧，

王十九 （內）哪里走！

〔庚娘跳河介〕

〔王十九追上〕

王十九 哎呀！

（唱）妇人投水为哪樁？

哎呀且住！我正追赶妇人，她忽然跳下水去，此中定有緣故，必須打撈上来，才能問个明白。啊，有了，不免喊叫街坊四鄰前来帮助搭救这妇人便了。众位街坊鄰舍，快来救人哪！

〔四鄰居上〕

四鄰居 二相公做什么？

王十九 哎呀，一言难尽！这一妇人是我嫂嫂。是她逃出門来，我在后面追赶，不想她投水自尽。煩劳列位快快將她打撈上来！

鄰居甲 这有何难！我这小兒頗通水性，叫他下去，將这妇人拖上岸来也就是了。

王十九 如此，有劳了。

鄰居甲 小兒，快快下水背撈上来！

〔鄰居乙下水背庚娘尸上介〕

王十九 救上来了。看她有气無气？哎呀，無气了！怪呀，此妇虽死如生，这是什么緣故哇？

鄰居甲 二相公，你这嫂嫂是哪里来的？

王十九 哎呀老丈啊！这个妇人乃是我哥哥从中州帶来的。昨日回来，才得成亲。不想夜間屋內声响，我母亲前去探望，又听得喊叫一声，咕咚而倒。是我聞声而

起，去到兄長屋內一看，險些吓死，原来我母亲、兄長俱已被人杀死，渾身是血，倒在塵埃，想我母亲、兄長定被此妇人所害。因此四下寻找，赶至此間，只見这妇人投水自尽。故尔喊叫四鄰搭救。誰想她業已丧命！

鄰居甲　原来如此。但不知此妇人姓甚名誰？我想此妇人与你家若無寃仇，焉能下此毒手？

王十九　若不是老丈提起，我倒忘怀了。适才寻找此妇人，拾得書信一封，未曾拆看。

鄰居甲　書信現在哪里？

王十九　在我怀中。待我拆开，大家观看！

（念）金門尤氏字庚娘，

中州避难走他乡。

途遇少年是匪党，

全家被害付汪洋。

忍辱含寃权变想，

身入虎穴杀豺狼。

貞节不亏义烈講，

仁人君子代傳揚。

金大用妻尤氏庚娘絶命詞。

哎呀呀！原来我兄長害了她一家性命。此妇人虽下毒手，乃是替夫报仇，眞乃烈妇，令人可敬！令人可敬！

鄰居甲　你母亲、兄長被她害死，你不悲伤，还贊美于她，是何緣故？

王十九　我那兄長伤天害理，行凶霸道，作惡多端。今被这妇人杀死，这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天理呀！有报应哪！

鄰居乙　貞节烈妇，令人可敬！我等約同合村，各家湊聚銀錢，与她买口棺木埋葬起来；立一碑碣，上刻“义烈庚娘之墓”，以表义烈。

王十九　着哇！貞节烈妇，总要与她珠冠袍服，千万不可草率。

鄰居甲　二相公言之有理。我們大家办理起来。你也回家料理丧事去吧。正是：貞节烈妇人人敬，

王十九　报应循环有鬼神。

〔分下〕

第十四場

〔怀仁上〕

怀　仁　（念）好嫖好賭爱把宝押——败家，

无錢掘墓把死人拉——找扒，

人說有鬼我全不怕——胆大，

哪見天上有神鑒察——管它！

在下、怀仁。金陵人氏。父母双亡，留下很多家財，被我吃喝嫖賭，俱已花尽。終日游手好閑，全仗偷盜为生。只因城內巡查严紧，是我無法下手。因此又想了一个絕妙的买卖，在四乡曠野偷棺掘墓。这个买卖倒是稳稳当当，不露声色。这且不言。只因今早听了一件奇事，我們这村里王十八从外边帶来一个媳妇，叫尤氏庚娘，头天入洞房，就把王十八跟他媽媽都給杀啦。这个庚娘也投水死啦。后来搜出一封書信，才知道这庚娘全家都被王十八給害啦！这个妇人乃是替夫报仇、尽节而死。我們村庄有好事的，說她是貞节烈妇，挨門湊錢，湊了一百

多兩銀子，与她买了珠冠袍服，又买了杉木十三元的棺材，葬在南郊，还給立了一个碑，上面刻着“义烈庚娘之墓”六个大字。我想她既無故主，又無人看守，正是一件好买卖。但我一人前去，却又無人給我巡風。不免去找我那把兄郝义，叫他来帮助我，若是珠冠袍服到手，卖了錢，分給他一成二成的，也算是我們把兄弟的义气。要是犯了事，我虽不能都推在他身上，也得拉他墊墊背，我的罪过也好輕点。好，就是这个主意。待我找他便了！

（唱）出得門来用目望，

只見日落月生光。

急急忙忙朝前往，

見了大哥說端詳。

說着說着，到啦。大哥，开門来！

郝　义　（內）啊哈！（上）

（念）偷鷄盜狗手段高，

半夜三更逞英豪。

就怕有人把我叫，

怀　仁　开門来！

郝　义　（念）吓得我胆战心又跳！

誰呀？

怀　仁　我呀。

郝　义　兄弟嗎？請进来！

怀　仁　請！

郝　义　把弟駕临寒舍，不知有什么事情哪？

怀　仁　“無事不登三宝殿”。小弟今来，有件事情和把兄商量。

郝　义　有什么事，您說吧！

怀　仁　我今日来找您，有件好买卖，您同我去，咱們哥倆可以發点財。

郝　义　什么买卖？

怀　仁　您别忙！听我慢慢告訴您：咱們本村王十八，不知从哪里拐个妇人来，叫尤氏庚娘，头天入洞房，就把他們娘倆給杀啦。这个庚娘也投水而死。后来搜出一封書信，才知道庚娘一家都被王十八害啦，这个妇人乃是替夫报仇，尽节而死。咱們村里有好事的，說她是貞节烈妇，挨門凑錢，凑了一百多兩銀子，給她买的珠冠袍服，十分丰滿，葬在南郊，还立了一个碑。我想它既無坟主，又無人看守，正是一件好买卖。有这样好的买卖，万不能忘了您，这也是咱們哥倆相交一場，平素义气。

郝　义　哎呀，这偸棺掘墓、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不能做。况且她是个貞节烈妇，这个事情更做不得啦。

怀　仁　您又来啦！您还别假不指着，您不去，我一个人去，我要是發了財，您可别眼热！

郝　义　不是呀，偸猫盗狗我全行，偸棺掘墓，我眞沒有那个胆子

怀　仁　您这么点胆子都沒有，一輩子还發得了財嗎？

郝　义　我眞不行嘛！

怀　仁　您不行，我可走啦，您可别后悔！

郝　义　那么您别走，咱們商量商量。

怀　仁　怎么，商量什么？您說吧！

郝　义　我跟您去，帮您扒扒土，这我行。叫我扒死人，我眞有点害怕。

怀　仁　得啦，就依着您。这么办：天色还早，回头您去打点酒买点菜，吃得飽飽的，喝得醉醉的，也好助助胆子。

郝　义　好吧。正是：

偸猫盗狗我占先，

怀　仁　那才賺上几文錢？

郝　义　碰上别人我害怕，

怀　仁　頂多衙門住几年。

〔同下〕

第十五場

〔場設坟塋。四云童引南海大士上，"点絳唇"〕

南海大士　（詩）家住南海普陀山，

紫竹林内把身安；

一边飞翔白鸚鵡，

一边楊柳串枝蓮。

我乃南海大士是也。只因庚娘遇难，理当不死，吾前来搭救。庚娘！庚娘！汝夫未死！尙当重圓。吾神搭救，速速还陽者！（下）

〔下場門摆大帳子、棺材，庚娘暗上〕

庚　娘　（唱）悶悠悠似有人將奴呼喚，

恍惚惚身無力困苦难言。

黑暗暗四周圍难以看見，

〔"急急風"。怀仁、郝义上，挖坟开介，庚娘从坟内坐起介〕

庚　娘　（唱）冷凄凄吹得我遍体生寒。

郝　义　吓死我啦！这是詐尸，还是活着哪？

怀　仁　您先别害怕。咱們听听她說什么。

庚　娘　是我落水而死，为何又在此地？噢，噢，是了！想是有人將我埋葬了。方才我在棺木之中，听得有人对我言講，說我丈夫未死，倘有重圓之日，自有人来救我。但不知救我者何人也？

怀　仁　不好，你瞧是詐尸！

庚　娘　哦，我明白了，二位敢是前来救我的么？

郝　义　得啦。你听，这不是詐尸嗎？

怀　仁　我过去瞧瞧。啊！我們是救你的，你怎么又活啦？

庚　娘　我适才如在夢中，有一位神仙將我喚醒。二位速速將我救出，自有重报。

怀　仁　您是眞活啦？

庚　娘　是的。那一位过来，攙我出去。

怀　仁　哎呀，大哥，您有几根鬍子，您去吧！

郝　义　起根兒我沒打算来。誰出主意，誰过去攙。

怀　仁　誰叫您是把兄哪？还是您过去攙！

郝　义　我过去攙？就依着你。（攙庚娘出棺材介）

怀　仁　这有土堆，您先坐下喘喘气，再打别的主意。

庚　娘　幸得二位前来，使奴得覩天日。来来来，这是我头上簪环，願做酬謝。煩劳二位再將奴送入庵中，霽为尼僧，所得銀兩，全数送与二位。

怀　仁　哎呀，不敢不敢！娘子貞烈，神人共鑒。小人們只因穷得沒法子，所以才做了这挖坟盗棺的事情。只要您不声張，也就够我們幸运啦。怎么还敢把您卖为尼僧呢？

庚　娘　此奴自乐为之，二位但行無妨。

怀　仁　大哥，咱們能这么办嗎？

郝　义　别忙！我有个道兒：鎮江耿老夫人膝下無兒無女，

我們將这位娘子送去，她一見，必然大喜，或者收下做个螟蛉女兒，豈不有了安身之处？娘子，您看好不好哇？

庚　娘　就請引我前去。这簪环一定酬謝了。

怀　仁
郝　义　我們可不敢！

庚　娘　二位不必推辞，快快拿了去吧！

怀　仁
郝　义　那么我們愧領啦。您哪走得动走不动啊？

庚　娘　我还勉强走得。二位帶路！
（唱）难得二位行方便，
　　但願此去遇机緣。
〔怀仁、郝义搀庚娘下〕

第十六場

〔尹复上〕

尹　复　（引）仗义疏財为根本，要行慈善方便門。
（詩）国乱出奸佞，
　　流寇害黎民；
　　宁做太平犬，
　　不做离乱人。
老汉、尹复。只因流寇造反，朝廷十分惊惧，因此命袁崇煥为帅，統領大兵二十万，前来征剿。想袁崇煥与我乃是知己之交，聞他大兵已到淮上，我欲前去拜望于他，为此，命家院前去打听。去了許久为何不見到来？
〔院子上〕

院　子　禀員外：今有袁大將軍前来拜訪，已在門前下馬。

尹　复　唔呀！我正要拜訪他，他倒来了。快快有請！

院　子　是。有請大將軍！

〔二旗牌、袁崇煥上〕

袁崇煥　为請参謀为国佐，特地前来拜故交。

啊，尹仁兄！

尹　复　袁賢弟！你我久違了！

尹　复
袁崇煥　啊哈哈哈……

尹　复　請！

袁崇煥　請！

尹　复　請坐！

袁崇煥　有坐。

尹　复　賢弟駕临敝庄，有失远迎，面前恕罪！

袁崇煥　豈敢！小弟来得鹵莽，望兄海涵！

尹　复　豈敢！聞听賢弟奉命平寇，扫灭豺狼，必然馬到成功，眞乃蒼生之幸！

袁崇煥　小弟才疏学淺，受此重任，实乃聖上鴻恩！

尹　复　眞乃过謙了。賢弟不在大营，駕临寒舍，不知有何見諭？

袁崇煥　只因小弟奉命統領大軍，剿灭流寇，只是营中缺少参謀。弟久知仁兄年高德重，足智多謀，为此，前来相請。若肯帮助小弟籌划軍务，此番剿寇，必定成功。仁兄料無推辞的了！

尹　复　想愚兄幼年之时，看破仕途，不願为官。何况如今年迈，精神不佳。籌划軍务，实乃要事，倘有疏虞，豈不貽誤国家大事？既是賢弟营中缺少参謀，現有

一人，年富力强，飽讀詩書，韜略精通。若得此人同去，决不誤事。

袁崇煥　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今在何处？

尹　复　此人姓金名大用，河南人氏。因遇兵荒逃难，路遇强人陷害落水，被我拯救。現在寒舍教讀兩个小兒。

袁崇煥　旣在尊府，何不請来相見？

尹　复　来，有請金先生！

院　子　有請金先生！

〔金大用上〕

金大用　不幸被害得活命，时刻不忘大恩人。
啊！恩公喚我何事？

尹　复　只因我好友袁大將軍奉命征剿流寇，路經至此，特来相訪。随我上前見过。

金大用　是。

尹　复　啊賢弟，此人就是金大用先生。金先生，此位就是我故友袁大將軍，向前見礼！

金大用　是。啊大將軍，生員金大用这廂有礼！

袁崇煥　不敢不敢！先生請坐！

金大用　大將軍在此，哪有生員的座位？

袁崇煥　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金大用　如此，生員告坐。

袁崇煥　适才听吾兄言道，先生飽讀詩書，精通韜略。今得相見，眞乃三生有幸！

金大用　生員乃一介庸才，不过粗通文墨。蒙尹公憐愛，教讀二位公子。有何德能，敢劳大將軍如此夸贊？

袁崇煥　先生不必忒謙，大才必当大用。如今流寇作乱，天下惶惶，朝廷有事之秋，正当报效之期。某奉命平

寇，統領大兵。营中缺少参謀筹划軍机。适才吾兄举荐先生大才。若肯帮助，平寇必定成功。

金大用　啓禀大將軍：旣承見爱，又蒙恩公举荐，理应遵命。只是生員因逃难路遇强人，一家被害落水。蒙恩公搭救，我母子才得生路。不幸天倫溺水已死，妻子尤氏被强人擄去，不知生死存亡。如今只有老母，蒙恩公收养。生員若是前去从軍，老母無人待奉，实与孝道有亏，因此不敢从命。望將軍、恩公諒之！

尹　复　不妨。你老母在我家中，管保衣食無缺。何况又有賊人王十八之妻唐氏在你母亲身旁替你尽孝，早晚侍奉。想那唐氏情願与你为妻，是你屡次推却，所以中止。此妇不肯相弃而去，所以在我家中暫为收养。我看此人，虽是賊人之妇，頗有义烈性情。依我之見，今將此妇允为收納，然后同大將軍前去平寇，但等立功回来，老夫与你二人成全花燭。倘得一子接續金門香烟，豈不是兩全其美？

金大用　旣是恩公如此成全，感恩非淺，何敢推辞？今后全仗大將軍提拔。

袁崇煥　好哇！今得賢才，何愁流寇不平？請先生同我前去，暫为記室，若得立功，本奏朝廷，必有封贈。

金大用　多謝大將軍！

袁崇煥　啊尹兄，念弟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尹　复　且慢！你我故友相見，实乃万幸。必須暢談痛飲，再行不迟。

袁崇煥　到此就要叨扰！

尹　复　来，預备酒宴伺候！

院　子　是。

尹　复　賢弟請！

袁崇煥　請！

(唱)大丈夫在世上总要忠孝，

金大用　(唱)做一个奇男子万古名标。

尹　复　(唱)叫人来將酒宴花厅摆好，

今日里須暢飲叙叙故交。

〔同下〕

第十七場

〔耿夫人上，丫鬟、院子随上〕

耿夫人　(引)膝下少芝蘭，年老有誰憐？

(詩)夫君在世为官宦，

家財万貫广庄田；

济困扶危好乐善，

蒼天無眼絕后傳。

老身、梅氏。配夫耿文維，不幸亡故。留下万貫家財，在这鎭江居住，最喜行善好施。膝下缺少兒女，晚景凄涼，思想起来，好不傷感人也！

(唱)空嘆家財有万貫，

膝下無后也枉然。

〔怀仁、郝义搀庚娘上〕

庚　娘　(唱)蒙二位搭救我天日得見，

怀　仁　(唱)望娘子見夫人莫露实言。

郝　义　到啦。

怀　仁　您先别忙，我还有要紧的話說。您此番进去，見了耿老夫人，可千万别說我們哥倆个在坟里把您給扒出来的。您要一說眞情实話，一来耿老夫人是年迈

之人，一听您死而复生，必定害怕，絕不敢收留；二来我弟兄也吃罪不起。您就說是坐船遭了風暴，船翻落水，被我們哥倆救上岸来，送您到此。老夫人一听，必定相信，可就把您收留下啦。我这一套話，您可千万別忘啦。

庚　娘　奴自曉得。

怀　仁　您別尽听話，大哥，您到是叫門去呀！

郝　义　好！你眞会撒謊。門上哪位在？

院　子　什么人？

郝　义　你老人家好哇？

院　子　你們是哪里来的？到此做甚？

怀　仁
郝　义　老夫人可在堂上？

院　子　現在堂上。

怀　仁
郝　义　煩劳您給回稟一声，就說郝义、怀仁在江岸之上，救了一个逃难的女子，来到此地，無处投奔，是她聞得老夫人慷慨慈善，特地前来相投，願与老夫人做为侍女，为此求見老夫人。煩劳您哪給回稟回稟。

院　子　候着。啓稟夫人：今有郝义、怀仁救了一个逃难女子，前来求見夫人。

耿夫人　吩咐来人外面伺候。叫那女子进来，老身亲自問話。

院　子　是。来人哪！老夫人吩咐，叫那女子进去，老夫人要亲自問話，你二人外面伺候。

怀　仁
郝　义　喳！您进去吧，老夫人要亲自問話哪。我們哥倆在外面听信。

庚　娘　是。有劳帶路！

院　子　随我进来。这就是老夫人，向前見过！

庚　娘　是。老夫人在上，难女参拜！

耿夫人　罢了。

庚　娘　謝夫人！

耿夫人　这一女子姓甚名誰？

庚　娘　奴家金門尤氏，小字庚娘。吾父也曾做过太守

耿夫人　唔呀，原来是位千金小姐，請坐請坐！

庚　娘　老夫人在上，哪有难女座位？

耿夫人　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庚　娘　如此告坐。

耿夫人　請問小姐家住哪里？配夫何人？因何至此？慢慢講来！

庚　娘　夫人容禀！

（唱）未曾开言泪滿面，

中州地方有家园。

父做太守为官宦，

配夫大用是生員。

只为流寇造了反，

一家逃难上舟船。

不想中途遭風变，

一家被淹实可憐。

奴遇搭救活命轉，

無处投奔把身安。

聞得夫人行方便，

因此投奔到此間。

夫人若肯施恩典，

願做侍女奉堂前。

耿夫人　（唱）听她之言心好惨，
　　　　紅顏薄命果实言。
　　　　老身缺少芝蘭伴，
　　　　莫若收她在膝前。
　　那一女子，我看你孤單無依，甚是可憐。我有一言，不知当講不当講？

庚　娘　夫人有何金言，但講無妨。

耿夫人　老身膝下無嗣，意欲將你收为义女，照料家务，管保你衣食無缺，不知你心下如何？

庚　娘　夫人如此恩德，奴家感恩不尽。母亲請上，受女兒一拜！
　　（唱）感謝夫人恩非淺，
　　　　从此定省在膝前。

耿夫人　家院，取紋銀二十兩，賞与郝义、怀仁。对他去說，送来的难女老身收下，已做义女，叫他們領賞去吧。

院　子　是。郝义、怀仁！夫人賞你們二十兩銀子。送来的难女，老夫人業已收为义女，叫你們領賞去吧。

怀　仁
郝　义　多謝老夫人！这回咱們倆人可闊着啦。（下）

耿夫人　啊女兒，且同我到后面拜过祖先，再慢慢差人尋訪你翁姑、丈夫的下落便了。

庚　娘　多謝母亲！

耿夫人　正是：但願你家重圓庆，

庚　娘　待等夢中与来生。

〔同下〕

第十八場

〔尹复上，院子随上〕

尹　复　（唱）聞听袁公打胜仗，
　　　　金生受职要还乡。
　　　　不枉唐氏痴心想，
　　　　此回定要配鸞凰。

老汉、尹复。前者故友袁大將軍奉旨平寇，从此經过，前来訪我，言道他营中缺少参謀。是我看金大用頗有才能，荐与袁將軍以为記室，帮办軍务。昨日有人前来报信，說袁大將軍平寇得胜，保举金大用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是我一聞此言，十分欢喜。不免請出金老夫人与唐氏娘子，說与他們知道，也叫他們欢喜欢喜。来，有請金老夫人与唐氏娘子！

院　子　有請金老夫人、唐氏娘子！

〔金母、唐氏上〕

金　母　悲嘆庆娘無踪迹，

唐　氏　唐氏情願当兒媳。

金　母　啊恩公，老身这廂有礼！

尹　复　不敢不敢。老夫人請坐！

唐　氏　恩人在上，小妇人这里万福！

尹　复　大娘子少礼，請坐！

金　母
唐　氏　告坐。喚我等出来，有何吩咐？

尹　复　恭喜老夫人！賀喜老夫人！

金　母　喜从何来？

尹　复　只因昨日有人前来报信，說袁大將軍扫平流寇，大获全胜，保举令郎大用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豈不是老夫人大大一喜？

金　母　哦！原来我兒跟随袁大將軍扫平流寇，得了官职么？

尹　复　正是。

唐　氏　（背供介）喲！金郎眞得了官啦！

金　母　哎呀呀，待我謝天謝地！

尹　复　当謝天地。

唐　氏　阿弥陀佛！他可要回来啦。

金　母　啊恩公，我兒得此荣耀，皆是恩公提拔，叫我母子何以为报？

尹　复　豈敢豈敢！

唐　氏　啊，請問恩人，您方才說，金郎平寇得胜，已授游击之职，不日就要荣归么？

尹　复　正是。

唐　氏　这个！恩人哪！哎呀，我的恩人哪！

尹　复　做什么？

唐　氏　您别淨当我的恩人啦！

尹　复　这是怎么講？

唐　氏　哎呀恩人！您别淨裝糊塗啦！只因我等被那狠心的强盗王十八所害，蒙恩人搭救，并劝金郎收納，他不是以父丧为辞，就是說要去报仇，寻訪庚娘下落。那时我言道，如庚娘犹在，我情願做个側室。他还是不允。是我無处可归。那时你老人家見我無依無靠，暂代收养，替他朝夕侍奉老母，金郎給您教授兩个公子。他父孝已滿，我正要求您那作伐，不想来了一位袁大將軍帶他出征。且喜他立了功劳，

得了官职，不日就要荣归。沒别的，我的終身大事，全仗着您这个媒人啦。如果成全，那可眞算得我大大的恩人啦。

尹　复　哈哈哈！大娘子只管放心。你的婚姻大事，俱在老夫身上。待等金先生回来，我与他說明，料無推却。那时选一良辰吉日，就在我家下与你們成全花燭也就是了。

唐　氏　那么着，我这兒先謝謝您啦！

尹　复　不敢不敢。

〔院子上〕

院　子　忙將金爷事，报与主人知。

稟員外：金大人荣归，已在門外下馬。

尹　复　金大人回来了！

金　母　我兒回来了！

唐　氏　喲！怎么这么快他回来啦！啊恩人，我的事情，您可千万别忘啦。(笑介)

尹　复　曉得了。

〔唐氏笑下〕

尹　复　来，有請金大人！

院　子　有請金大人！

〔金大用上〕

金大用　(唱)金大用授游击皇恩浩蕩，

聞庚娘尽节死暗自悲伤。

今日里錦衣归来到淮上，

見尹翁行大禮叩謝恩光。

尹　复　啊金大人！

金大用　不敢不敢！恩公快快請上，待大用大禮参拜。

尹　复　不敢不敢！你母亲現在堂上，快快見过。

金大用　啊母亲，孩兒从軍，母亲身旁少尽孝道，望母亲恕罪！

金　母　我兒得此荣耀，皆是恩公再造之恩，还不向前謝过？

金大用　是。

尹　复　哎呀，不敢不敢，大人請坐！

金大用　告坐。

尹　复　大人平寇立功，得官荣归，可喜可賀！

金大用　一来蒙恩公荐举，二来大將軍提拔，我大用有何德能，敢言立功？

尹　复　皆是你一家之福。啊，大人今日荣归回来，我有一事要与大人相商。

金大用　恩公請講。

尹　复　只因唐氏一心願与你为妻，是你再三推辞，那妇人無处可归，老夫代为收养，在你母亲身旁十分尽孝。此女頗有烈性。你今日得官荣归，必須收納此女，方是正理。量你不再推辞的了！

金大用　啓稟恩人：休怪大用还要推辞，只因平寇回来，聞听道路傳言，説我妻子庆娘被王十八擄去，并未失节，反而杀了强盜，与我一家报仇，她又尽节而死，埋在金陵。还有好事之人与她立下坟墓碑碣，以表义烈。想我家有烈妇，如何負心再娶妻室？是我此番回来，正要稟明恩公，与我母亲去到金陵，以祭庆娘之墓。望恩公諒之！

尹　复　大人之言極是。只是自古道：不孝有三，無后为大。既是庆娘已死，大人正当續娶唐氏，倘得一子，也好接續金門香烟，方是你的孝道，万勿推辞了！

金　母　既是恩公如此言講，我兒应允才是。

金大用　是。既是恩公如此成全，大用怎敢推辞？遵命就是。

尹　复　哈哈哈……好哇！这便才是。明日乃是良辰吉日，就在我家与你們完成花燭，然后你們再到金陵去祭庚娘之墓，以表夫妻之义，也还不迟。

金大用　遵命。

尹　复　来！

家　院　有。

尹　复　后堂摆宴，与大人賀喜接風。

院　子　是。

尹　复　（唱）見大人得官职心情欢暢，

金大用　（唱）蒙恩人成全我再造恩光。

尹　复　請！

金　母
金大用　請！

〔同下〕

第十九場

〔庚娘上〕

庚　娘　（唱）嘆全家遭不幸落水而丧，

杀賊子明大义答报夫郎。

实指望殉夫节黄泉路上，

又誰知天憐念死后还陽。

奴家、尤氏庚娘。只因流寇作乱，来犯中州，便与丈夫、公婆同往广陵避难。誰知舟中遇害。是奴假意从賊，来到金陵，杀了王十八全家。大仇已报，投河而死。也不知何人將奴埋葬。恍惚之間，有人对

我言道：庚娘啊庚娘！你丈夫未死，日后尚有重圓之日。一惊醒来，自覺身在棺中。多蒙兩个盜墓之賊把我救出，因見奴是死而复生之人，是他等良心發現，不肯加害，將我送在耿夫人府上。只望做一女僕，暫且安身，以便尋訪夫君下落。那夫人一听我父曾做太守，故此認在膝下以为义女，待如亲生。只因母亲前月忽發旧疾，奴曾許下金山之願。这几日母亲病体痊愈，理当前去，一則还願，二則祝告夫妻早日团圓。也曾命家院覓船去了。待奴禀与母亲得知。有請母亲！

〔耿夫人上〕

耿夫人　虽有乏嗣之嘆，幸得义女承欢。

庚　娘　母亲万福！

耿夫人　罢了，坐下！

庚　娘　告坐。

耿夫人　請为娘出来何事？

庚　娘　啊母亲，兒因母亲染病，許下金山之願。今幸母亲之病已愈，兒曾命家人覓船去了。孩兒禀明母亲，也好前去。

耿夫人　我兒独自前去，为娘放心不下。我因久病新愈，正要散悶散悶。你我母女一同前去就是。

庚　娘　如此甚好。家院去了許久，怎么还未回来？

〔家院上〕

家　院　奉命覓舟船，忙与小姐言。

啊，太夫人、小姐，船只雇妥，已在后門之外。

庚　娘　請母亲登舟同往。

耿夫人　院子帶路！

（唱）久病新愈精神爽，

庚　娘　（唱）願母从此無灾殃。

耿夫人　（唱）家院帶路登舟往，

庚　娘　（唱）一秉虔心祝庙堂。

〔同下〕

第二十場

〔二船夫、金大用、唐氏、金母上〕

金　母　（唱）我的兒授官职皇恩浩蕩，

又得着唐氏媳十分賢良。

金大用　（唱）往金陵祭庚娘离了淮上，

唐　氏　（唱）奴也去表一表姐妹情腸。

金大用　啊母亲，想我一家，多亏尹善人搭救，又蒙他与我夫妻成全花燭。是我要往金陵祭扫庚娘之墓，以表我夫妻之义，因此別了恩人，登舟前往。一路行来，已到鎮江。眼前就是金山，好一派景致也！

金　母　哦，眼前就是金山了。为娘正要到那里，一来燒香，二来看看山景，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唐　氏　母亲旣願燒香，兒媳一同前去。

金大用　好哇，大家一同前往。水手們，快快將船开往金山去者！

二船夫　啊！

金大用　（唱）叫水手速催舟金山前往，

唐　氏　（唱）求神灵保佑奴早生兒郎。

〔同下〕

第二十一場

〔二船夫、庚娘、耿夫人、院子上〕

耿夫人　(唱)还却了神前願閑游玩賞，

庚　娘　(唱)犹如那画圖中美景風光。

耿夫人　(唱)在舟中看金山江心蕩漾，

〔二船夫、金大用、唐氏、金母上〕

金大用　(唱)对舟中一女子貌似庚娘。

〔金大用与庚娘对看介〕

金大用　啊！看对面舟中女子，好似我妻庚娘模样。聞她尽节已死，为何还在人世？

庚　娘　啊！此人好生面善，看他与我家官人金大用相貌無异。只是他溺水身亡，为何还在人世，莫非不曾死么？

金大用　我想世上同貌之人或者有之，不要認錯了。

〔金大用与庚娘又对看介〕

庚　娘　唔，一定是他，这又奇了！

金大用　看那女子，对我細看出神，定是庚娘無疑。怎奈男女有别，不能隔舟談話，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將閨中隐語高声說出，看她怎样动作。啊！你看那群鴨兒飞上天也。

庚　娘　啊，你看那饞狗兒欲食猫子腥也。

金大用
庚　娘　哎呀，正是我 妻子
丈夫 也！

金大用　(对船夫)快快搭了扶手！

庚　娘　(对船夫)快將兩船相并！

〔船夫并船，庚娘过船介〕

金大用
庚　娘　哎呀 妻呀
夫哇！(“哭相思”牌子)

金　母　啊！你这妇人，为何相抱我兒痛哭？

庚　娘　哎呀婆婆！媳妇庚娘在此，难道你就忘怀了？

金　母　哎呀兒啊！

（唱）見媳妇不由人珠泪下降，

莫非是我又做大夢黄粱？

庚　娘　夫哇！你与婆婆被害落水，因何不死，怎会来到此地？

金大用　賢妻呀！

（唱）被賊害水冲流落在淮上，

尹善人搭救我母子未亡。

平流寇得游击皇恩浩蕩，

聞你死来上坟路过鎮江。

唐　氏　啊姐姐，妹妹这里有礼啦！

庚　娘　啊，她是何人？

金大用　賢妻，此乃王十八之妻唐氏，落水未死，如今已为我的側室，难道你把她忘怀了？

庚　娘　哦，原来如此。啊賢妹，你我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想如今倒成吳越一家了。蒙你侍奉婆婆，我这里与你拜謝了！

唐　氏　理当如此。

金大用　啊娘子，聞你已死，为何还在世上？如今落于何处？

庚　娘　此时难以細講。請婆婆、丈夫随我过船，拜过恩人，再談便了。搭了扶手！

金大用　請母亲一同过舟。

〔金大用、庚娘、唐氏搀金母过船介〕

耿夫人　兒啊，这都是何人？

庚　娘　这是我婆婆、丈夫，一家相会了。

耿夫人　原来如此。

庚　娘　婆婆，这是我义母耿老夫人。

金　母　啊，老夫人，我这里有礼了！

耿夫人　还礼。

庚　娘　官人过来，見过恩人。

金大用　恩人在上，金大用大礼参拜！

耿夫人　賢婿請起。

金　母　啊媳妇，为何又到了夫人府上？

庚　娘　婆婆容禀：

（唱）杀恶贼尽节死蒙人代葬，

幸逢着盗墓贼复又还陽。

多亏他指引到耿府之上，

收留我做义女恩如亲娘。

金　母　啊夫人，多蒙你收留照看兒媳，教我母子何以为报？

耿夫人　豈敢！已成亲家，何出此言？

金大用　唐氏过来，拜見恩人。

唐　氏　老夫人在上，奴家有礼啦！

耿夫人　請起請起。賢婿，此位何人？

金大用　这就是害我的賊人王十八的妻子唐氏，因她力劝丈夫改惡从善，也被推下水去。孩兒与她俱被尹善人搭救，又蒙尹善人作伐，她今已为我的側室了。

唐　氏　哎呀老夫人，您可别笑話。

耿夫人　焉有笑話之理？此处离舍下不远，大家請到家中，与你一家庆賀团圆。

金　母　多謝亲母！正是：

一家失散甚惨凄，

耿夫人　死而复生古今稀。

庚　娘　强盗害人如害己，

唐　氏　谋人之妻反丢妻。

庚　娘　也是上苍有天理，

金大用　妻呀！

义烈庚娘万古题。

金　母
耿夫人
唐　氏　好一个“义烈庚娘万古题”！

金大用　开船！

四船夫　啊！

〔尾声，同下〕

冷　　香

李丹林藏本

提　要

鏢客李雄飞有女冷香，聪慧过人。惡霸韓胜謀求不果，遂命刘荣火焚其家，雄飞死。冷香得表兄高惠君之助，控于县官。县官受韓賄賂，反誣惠君与冷香有私，重責赶出。冷香复告于巡撫刘国栋，寃屈遂平。

第 一 場

〔韓胜上〕

韓 胜 爱好美女与多嬌，哪怕王法与律条！

某、姓韓名胜字越天，人称“黑閻罗”。自幼父母早丧，留下家产，甚是豪富。終日寻花問柳，窃玉偷香，倒也快乐非常。是某結識一位好友，名叫刘荣，此人本領出众，武艺超群，时到某家探望。这几日是某思念美女陪伴身旁，無人代为寻找，眞悶煞人也！

〔家院上〕

院 子 忙將宅外事，报与家爷知。

禀家爷：刘二爷到。

韓 胜 啊，正在思念他，他却来了。有請！

院 子 有請二爷！

〔刘荣上〕

刘 荣 大哥！

韓 胜 賢弟！請进！

〔刘荣进介〕

韓 胜 請坐！

刘 荣 有坐。

韓 胜 这几日你往哪里去了？为兄甚是想念于你。

刘 荣 这几日出外有事，今日才回。

韓 胜 自你走后，为兄心中煩悶，想寻几个美人陪伴。只

是無人代办，这便如何是好？

刘　荣　大哥不必如此。小弟在三四日之內，將美女送到，也就是了。

韓　胜　全仗賢弟！成功之后，定有重礼相謝。

刘　荣　自家弟兄，何言相謝。小弟要告辞了！

（唱）离了韓府向前行，

寻訪多嬌走一程。（下）

韓　胜　哈哈哈……好朋友！

（唱）刘荣本是某好友，

为我寻找女嬌流。

〔同下〕

第　二　場

〔李雄飞上〕

李雄飞　（引）看破綠林，避平康，威名远蕩。

（詩）忆昔当年闖江湖，

家藏希珍万卷書；

智勇双全韜略有，

鳳凰飞騰任自由。

老汉、李雄飞。乃河南鹿邑人氏。幼年曾以保鏢为業，遍行江南各省，英名远振，綠林称某为“玉面鳳凰”。只因年紀漸老，久在綠林，終無善果，故攜小女冷香隐在这乐長村上，每日牧牛織布。数月以来，倒也安然無事。看今日天气清爽，不免將女兒喚出，同到万山牧牛。啊，女兒哪里？

冷　香　（內）来了！（上）

玉玲瓏年华俊貌，用妙手淡扫眉梢。

参見爹爹！

李雄飞　罢了。吾兒一旁坐下。

冷　香　告坐。啊爹爹，將女兒喚出，可是要到万山牧牛去么？

李雄飞　正是。我看今日天气清和，你我父女到万山牧牛散心解悶。吾兒將鞭兒拿好，將牛放出，随为父去者！
（唱）天气清爽景色好，

冷　香　（唱）前去牧牛走一遭。
〔同下〕

第　三　場

王八郎　（內）啊哈！（上）
（念数板）
为了老婆忙！
为了老婆忙，
終日跑断腸，
朋友見了我，
个个把头揚，
瞧我用白眼，
他們說：
看看王八郎！
看看王八郎！
我、王穷的便是。自幼生来，性情温柔。祖傳三輩子怕媳妇。到我这輩，也不能不遵守家庭的規矩，也是一样的怕老婆。适才領了媳妇之命，要到前村买几尺裹脚条子。事不宜迟，就此前往！

刘　荣　（內）走哇！（上）

（唱）急急忙忙往前奔，

见了路人問分明。

那一汉子請了！

王八郎　哦，这是誰这么抬举我呀？哦，請啦！請啦！

刘　荣　我来問你，你可曉得哪家有漂亮的美女？

王八郎　这我可不知道。

刘　荣　你若說出，俺重金相贈。

王八郎　在我們村子的南边那个地方，有个牧牛的女子，甚是美貌。您到那里瞧瞧。

刘　荣　有劳了！

王八郎　你别走！你不是說有銀子給我嗎？

刘　荣　哪个給你？叫你看看也就是了。嗯！眞眞豈有此理！

（急下）

王八郎　啊！你寃了我啦，我还豈有此理哪！我要不是瞧你不好惹，我非跟你沒完不可！这可是怎么說的哪！

（下）

第四場

〔牛形上。冷香上〕

冷　香　（唱）父女們为隐身来到此地，

淸晨起牧牛群甚为暢心。

白云飞天气暖太陽高照，

兩岸的楊柳树綠枝成蔭。

河透淸水波紋層層前进，

又見那浪花起魚兒翻身。

好一幅天然景胜似仙境，

可惜我李冷香不是詩人。

哎呀！看那旁碧水迢迢，綠柳搖搖，好佳境也！爹爹怎么还未曾来呀？爹爹快来！

〔李雄飞上〕

李雄飞　(唱)豪杰牧牛心欢暢，
　　　　当年苏武曾牧羊。
　　　　举目抬头向前望，
　　　　只見冷香立树旁。

冷　香　爹爹来看，这水中的魚兒兴致勃勃，游来游去，多么可爱！

李雄飞　可爱却是可爱，这不过是及时行乐而已。

冷　香　爹爹何出此言？

李雄飞　不知哪时就要被人捉捕充食了！

冷　香　爹爹呀！
　　　　(唱)人生在世界上本是浮夢，
　　　　誰知曉何日里鷄鳴夢惊？
　　　　那水紋与柳絮飄蕩不定，
　　　　正好比伤心人对叙衷情。

刘　荣　(內)走哇！(上)
　　　　(唱)适才問了路行人，
　　　　来到前山訪美人。
　　　　来此已是前山，不見那牧牛的美人。(望介)唔呼呀！原来正在那树旁，果然标致美丽！待我向前問过。呔！那旁的女子，你是哪里来的？可有人家無有哇？

李雄飞　瞎了尔的狗眼！若在此胡言乱語，送到当官，要尔吃罪不起！

刘　荣　听你之言，倒有些个不講理。你可曉得某家的名姓？

李雄飞　狗姓何足道哉！

刘　荣　某家姓刘名荣，奉了黑閻罗韓胜之差，前来与你家女兒提亲。你如願意，好好送上韓府还則罢了；如不願意，某家就要

李雄飞　你要怎样？

刘　荣　某就要搶！

李雄飞　好哇！你終日搶男劫女。今日遇着你家爷爷，你休想逃走，看打！

〔李雄飞与刘荣起打，刘荣敗介〕

刘　荣　好厉害的老头兒！（下）

冷　香　爹爹不要追赶于他，放他去吧！

李雄飞　哼！便宜了这厮。回家去吧！

〔同下〕

第　五　場

〔韓胜上、院子随上〕

韓　胜　（唱）精神困倦心不爽，

去寻美女未回乡。

只因刘荣为某寻找美女，是他言道，三日之內，定可送上。今已到了三日之期，为何还不見到来？家院，伺候了！

院　子　是啦。

刘　荣　（內）走哇！（上）

（唱）昨日前山挨了打，

設条妙計陷害他。

院　子　有的，眞怕念道，說着說着，您就来啦。稟家爷：二爷到。

韓　胜　請他进来！

院　子　有請二爷！

刘　荣　大哥！

韓　胜　賢弟！請坐！美女可曾找到？

刘　荣　美女已然找到。不能到手，也是枉然。

韓　胜　賢弟何出此言？

刘　荣　只因此女之父武艺高强，我等不是他的对手，故尔难以得到。

韓　胜　旣然如此，設法將他父女害死，也免得落在他人之手。

刘　荣　大哥，此事交与小弟，必能成功。

韓　胜　但不知有何妙計？

刘　荣　待小弟帶領家丁黑夜而去，將他房屋团团圍住，四面点火，量他难逃罗網。

韓　胜　此計甚好。依弟去办。

刘　荣　众家丁走上！

院　子　众家丁走上！

〔众家丁上〕

众家丁　参見二爷！將我等喚出，有何吩咐？

刘　荣　家爷有命，携帶你等到乐長村，多帶草木，將雄飞房屋团团圍住，听我吩咐，四面放起火来，不得有誤！

众家丁　我等遵命！

刘　荣　正是：暗定巧毒計，插翅也难飞！

〔分下〕

第 六 場

〔冷香上〕

冷　香　（唱）守閨門学女紅生活安逸，

思想起牧牛事心內悲悽。

奴家、李冷香。昨日牧牛，偶遇强徒，出言無礼，与我父爭斗起来。因一时气忿，我父归得家来身染重病，适才服葯，現在后面休养。看天气不早，又睡不着，不免到前庭織布便了！

（唱）李冷香思往事不堪回首，

手使梭織粗布哪比綾罗？

都只为父年迈生性直爽，

盼只盼蒼天爷斬退病魔。（困介，小睡介）

〔众家丁、刘荣上〕

刘　荣　来此已是。將他房屋团团圍住！

〔众家丁圍房介〕

众家丁　現已圍好。

刘　荣　放起火来！

〔众家丁放火介，同下〕

冷　香　（惊介）呀！我正在此織布，一时困倦，正要朦朧睡去，后面的火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那边的火也起来了！我爹爹現在后堂养病，这、这、这……便如何是好？待我去至后面，攙扶爹爹出来要紧！

（唱）奴在前庭正織布，

不知何时火入屋。（急下）

第 七 場

〔“乱錘”。李雄飞上，兩望介〕

李雄飞　哎呀！

(唱)正在后面心内焦，

　　烈火忽起为哪条？

老汉正在后面养病，忽然大火四起，冷香兒也不知哪里去了！（見火倒介）

〔冷香上〕

冷　香　(唱)急忙飞奔朝后闖，

　　哪怕大火燒断腸。

参見爹爹！（兩望，見李雄飞，急扑介）爹爹醒来！爹爹醒来！

李雄飞　(唱)耳边厢又听得一声喚我，

冷香！

冷　香　爹爹！

李雄飞　吾兒！

冷　香　吾父！

李雄飞　兒啊！

(唱)急开口对吾兒再把話說。

兒啊，为父被火燒伤甚重，难保性命，你快快逃命去吧！

冷　香　爹爹之言差矣！想叫女兒逃命，那是万万不能！爹爹，待孩兒攙扶于你，快些去吧！

(唱)爹爹劝我自逃命，

　　兒非禽兽顧殘生。

　　胆小怕火終無用，

　　急急逃出烈火坑。

〔冷香扶李雄飞圓場，拉下〕

第 八 場

〔高惠君上〕

高惠君　（引）幼学詩礼，苦讀書，自强不息。

（詩）韶华催人老，

鵬程志最高；

要遂人心願，

必須刻苦劳。

卑人、高惠君。乃河南人氏。先父早丧，只有慈母在堂。小生每日攻讀，以求上进，倒也清閑自在。小生有一姑父，名唤李雄飞。自姑母丧后，家母終日不乐。今日閑暇，請出母亲，解劝一番也就是了。孩兒有請母亲！

〔高母上〕

高　母　妹子丧了命，叫我痛伤情。

兒啊，請出为娘何事？

高惠君　啊母亲，想人生难免生、老、病、死，自姑母去世，母亲終日不悦，豈不苦惱！

高　母　話虽如此。只是我坐臥不安，也不知你那姑父帶領你那表妹往哪里去了？倒叫为娘我放心不下。

高惠君　想我那姑父武艺高强，絕不会有半点差錯。母亲何必如此累心？

高　母　兒啊，自你父去世，只剩我母子二人。你要努力前进，也不负为娘指望。

高惠君　兒牢記在心。母亲，請至后堂安歇去吧。

高　母　正是：望子成名題金榜，

高惠君　勤讀孔孟魚化龙。

〔同下〕

第 九 場

〔众家丁、刘荣上〕

刘　荣　忙將报复事，报与韓胜知。

昨日夜間將李氏母女火焚身死，某之心恨已除，回去报与韓胜知道便了！

〔同下〕

第 十 場

〔冷香攙李雄飞上〕

冷　香　（唱）苦命女攙爹爹慢步前进，

李雄飞　（唱）被燒后病势重难以調停。

冷　香　（唱）三日夜未用飯神昏意乱，

李雄飞　（唱）过峻嶺到舅家再把冤伸。

冷　香　啊，爹爹不要焦急，过了这座山嶺，就到了舅父家了。

李雄飞　咳！只恐难了。为父現在心慌無主，找个僻靜地方歇息歇息再走。

〔圓場〕

冷　香　爹爹，这有大石，少坐片时再走。

〔李雄飞坐介〕

李雄飞　兒啊，为父口中甚为干燥。

冷　香　想是渴了。待女兒寻些水来。

李雄飞　兒啊，不要前去，为父这心中……（痛介）甚疼，只恐不久于人世了！

冷　香　爹爹怎么样了？

李雄飞　为父忽然心疼起来。

〔冷香急与李雄飞撫肚介，李雄飞复作不疼介〕

李雄飞　我死之后，你到舅父家中設法与我复仇！（疼，死介）

冷　香　啊，爹爹你，哎呀！

(唱)一見父死目紧閉，

冷香不禁放悲啼。

我哭、哭一声死去的爹爹呀！

抛兒凄凉荒郊地，

誰知半路命归西。

哭得我神魂离散咽喉啞，

好似病馬野猿啼。

啊，老爹爹呀！我父已死，叫我女孩家怎样办理，这便如何是好？也罢！待我先將尸首停放这一山谷之中。（移尸介）外面插一記号。（插記号介）日后也好寻找。爹爹，兒要去了，若有灵聖，保祐孩兒此去將大仇报复，你老人家縱死黃泉也安心了！

(唱)不幸父命一旦丧，

見了舅母訴衷腸。（回望介，行，又停介，下）

第十一場

〔"鑽点"。四龙套、門子引刘国梀上〕

刘国梀　(引)恩賜五品，为黎民判断冤情。

(詩)身为巡撫坐正堂，

無私鉄面判陰陽；

官居数載民平順，

無人大胆丧天良！

本巡撫、刘国梀。乃浙江人氏。自客岁到任，公断

是非，一方人民，相安無事。聖上見喜，有獎牌賜下，命我亲往河南查看，并賜上方宝劍一口，先斬后奏，掌生杀之大权。看今日天气清爽，黄道吉日。来！

門　子　有。

刘国栋　吩咐往河南去者！

院　子　往河南去者！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十二場

〔二伙計上〕

伙計甲　人家办丧事，

伙計乙　你我为圖吃。

伙計甲　伙計請啦！

伙計乙　請啦！

伙計甲　听說王球他們老太太死啦，咱們給他値更坐夜去。

伙計乙　反正先得賺个吃喝。

伙計甲　昨天早晨还在街上买东西，晚上就死啦，人可眞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爐。

伙計乙　哪兒那么些話？管他誰死哪，咱們先吃他一頓再說。

伙計甲　时候不早啦，咱們走吧！

伙計乙　走吧！（圓場）

冷　香　（內）走哇！（上）

（唱）崎嶇路徑本难走，

　　日落天黑更难行。

来此已是集賢鎮。天色昏暗，我怎能寻找高家，这便怎么处？（看介）那旁兩个行人，待我前去問来。二

位請了！

二伙計　請啦，請啦！

冷　香　借問一声，这鎮上可有个高家么？

二伙計　啊！你問的是高惠君嗎？

冷　香　正是他家。他家住在哪里？

伙計甲　离这兒不远，前边有兩棵大树，那里就是他家。

冷　香　多謝了！

伙計甲　这三更半夜，姑娘找小伙子，一定沒好事。

伙計乙　別說啦，走，咱們先吃去。

〔二伙計下〕

〔冷香圓場，看介〕

冷　香　来此已是。待我叫門。門上有人么？

〔高母上〕

高　母　金烏已西墜，有人叩柴扉。
門外哪个？

冷　香　是我。借問此处可是高家么？

高　母　正是。（开門介）你是哪个？

冷　香　冷香。（看高母介）你可是我的舅母么？

高　母　啊，你是甥女李冷香。啊，快快进来！

〔冷香进門，高母关門介〕

高　母　冷香，你且坐下。你因何至此？你父可好？

冷　香　舅母，一言难尽！（哭介）

高　母　何以如此悲痛？

冷　香　舅母哇！

（唱）都只为与家父村庄隐避，
可恨那惡狂徒来惹是非。
黑夜間突起了無名大火，

父命丧奴才到舅母家門。

高　母　好狂徒哇！

(唱)恨狂徒設毒計將人暗害，

兩下里無寃仇所为何来？

〔高惠君上〕

高惠君　前庭放悲声，进去問分明。(进門介)

母亲为何悲痛？

高　母　兒啊，你那姑父被人暗害死了！

高惠君　(惊介)被何人所害？

高　母　被那刘荣所害。如今你那表妹逃出来了。冷香，这是你表哥。

冷　香　表妹有礼！

高惠君　愚兄还礼。表妹請坐！

冷　香　有坐。

高　母　冷香，你一路担惊，在家居住也就是了。

冷　香　舅母哇！想我父死得可惨，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今日連夜赶到舅母这里，望求舅母做主，写下申寃大狀，女兒要上告那賊！

高　母　你可有此胆量？

冷　香　女兒远路而来，只为此事。与我父亲申寃告狀，惧他做甚！

高惠君　旣是如此，待为兄与你写下此狀也就是了。

高　母　冷香，你表兄写下此狀，上告他等，好与你父报仇雪恨。今日时間已晚，后堂歇息，明日叫你表兄同你前去。正是：賊徒惡棍良心丧，伤天害理有上蒼。

冷　香　爹爹呀！(哭介)

高　母　不必啼哭，歇息去吧。

〔高惠君、冷香、高母同下〕

第十三場

〔院子上〕

院　子　忙將打探事，报与家爷知。

我、韓府上的家院。奉了我們家爷之命，来到集賢鎮討取賬目。我剛一到这里，就听人說有一个李冷香，来替她父告狀。我想这冷香是前山牧牛的那个美女，刘二爷已經把他們燒死啦，怎么她会跑出来？这事我赶紧回去，报告家爷一声，好做个准备要紧。

〔急下〕

第十四場

〔韓胜上〕

韓　胜　（唱）每日貪欢心不除，

飄然似仙临下凡。

昨日得夢有所感，

吉凶难测令人煩。

自那日放火燒了李氏父女，心中才算平定。前日刘荣送来一个美女，倒也玲瓏美丽，陪伴某家，甚为暢心。是某昨夜偶得一夢，甚是不祥，心中忐忑不定，不知为了何事？

〔院子上〕

院　子　来到韓府院，进去問爷安。

小子給家爷叩头！

韓　胜　命你到集賢鎮討取賬目，为何倉促归来？賬目可曾到手？

院　子　啓禀家爷：小子有机密大事相报。

韓　胜　（惊介）啊！有何大事？快些講来！

院　子　您叫我討取賬目，小子一到集賢鎮，就听見一件新聞。

韓　胜　什么新聞？

院　子　您記得有一个李冷香嗎？

韓　胜　可是那牧牛的女子，已然被刘二爷燒死了。

院　子　她沒死，她跑到她舅舅家里，要上告您哪！小子聞听这信，赶紧回来，給您送信。您快想法子，別等她上告下来。

韓　胜　这便如何是好！你可有什么妙計？

院　子　小子主意多着哪，这事您可別怕花錢。

韓　胜　但不知有何妙計？

院　子　您先拿五百兩銀子，二百兩給知县，做为运动費；一百兩給师爷；下余二百兩散在集賢鎮，教給那兒的小孩兩句話。

韓　胜　但不知哪兩句話？

院　子　教給他們說，李冷香与她表哥高惠君有苟且之事，現已怀孕。她听这讒言，气也把她气死啦。使一个“借口杀人”計策，您瞧怎么样？

韓　胜　此計甚好。后面取五百兩銀子，快快去吧！（下）

院　子　正是：巧計安排定，哪怕缺德行！（下）

第十五場

〔高惠君、冷香上〕

冷　香　（唱）为父仇怎顧得天寒酷冷，

高惠君　（唱）誰料想表妹她有此烈行。

冷　香　（唱）自盤古立天地孝烈为重，

高惠君　（唱）送表妹到官衙亲走一程。

冷　香　表哥，出得家門，一路直奔县衙，將此狀呈上，乞求太爷把此案审明，我父之仇得报，那时再报表哥之大恩哪！

高惠君　愚兄区区之劳，何足挂齿？但願將姑父之仇得报，你我急急前去便了。

（唱）將身来在市鎮上，

众　（內）李冷香与高惠君苟且可笑，哈哈哈……

高惠君　（唱）又听四处笑罵声。

〔二伙計上〕

伙計甲　我說你听見沒有？

伙計乙　听見啦。

伙計甲　有一个李冷香，跟她表哥勾搭上啦。明着是哥兒倆，暗着是兩口子，这高惠君艳福不淺！

伙計乙　人家这是积德积的。你要瞧着眼热，你在沒事的时候，也往高家門口多走兩趟，万一赶上冷香出来卖呆兒，你也上前勾搭勾搭，假如她眞要看上了你，也是你父母的陰功，祖上的德行。

伙計甲　我是老和尙看嫁妝——下世再見吧。别想啦。

〔二伙計下〕

高惠君　哎呀！

（唱）听一言来怒滿怀，

無端造謠为何来？

表妹，适才那兩人說話，你可曾听見？

冷　香　俱已听見。但不知何人造下謠言，害我冷香好苦哇！

（哭介）

高惠君　表妹不必悲伤。事已至此，哭也無益。旣出此恶言欺辱你我，豈能从此中止？你我还是赶路要紧！

冷　香　是，赶路要紧！

高惠君　（唱）急忙迈步县衙奔，

冷　香　（唱）管叫贼子命归陰！

〔同下〕

第十六場

〔四青袍、师爷引胡审上〕

胡　审　不打官司由他，打了官司由我。

下官、胡审。我爸爸胡干。是他花了三千兩銀子，給我运动了这么一个县官。自上任以来，老沒遇見什么好买卖，这哪兒就摟到三万四万的啦。我說先生，要是这样蕭条，哪兒就賺三万四万的啦？

师　爷　什么呀？太爷要叫二五万吧？

胡　审　不是。我說这兩天有上了門的买卖沒有？

师　爷　嘁呀，我說太爷呀！昨天乐長村有个黑閻罗韓胜，打發他的家院来說，有个李冷香，不久將要上告韓員外来啦。那家院他說，那个女子与她表哥高惠君有染。現已身怀有孕，若告到本衙之时，还要太爷替她严密發落才是。

胡　审　这是公事，随便說一說就听么？我是国家的官，吃的是国家俸祿，不是吃他韓家的俸祿，太容易啦！

师　爷　（背供介）这小子認錢不認人！啊太爷，人家并不白用，这有一百五十兩銀子哪。

胡　审　銀子在哪兒哪？

师　爷　在我这里。

胡　审　你倒是拿来呀！

〔师爷交銀介，胡审收銀介〕

胡　审　啊先生，你說这案怎么办呢？

师　爷　这案子好办。冷香不来便罢；她若眞要同她表哥前来上告，上堂来不由分說，先打他一个誣告謊狀，說他与冷香素有苟且行为，人人共知。今日还来本衙誣告那韓員外，眞眞可惱！重責四十，轟下堂去，縱有寃也寃不出来啦。

胡　审　这倒不錯。来，伺候着！

四青袍　啊！

高惠君　（內）走哇！

〔“水底魚”。高惠君、冷香上〕

高惠君　表妹，来此已是县衙門首。你且少待，待我前去击鼓。

冷　香　是。

〔高惠君击鼓介〕

胡　审　来了买卖啦。来，帶击鼓人上堂！

四青袍　击鼓人上堂回話！

高惠君　是。（进介，跪介）晚生叩見父母太爷！

胡　审　这是誰呀？你叫什么名字？

高惠君　晚生高惠君，替表妹伸寃告狀，告那乐長村的韓胜。

胡　审　啊，先生，来啦。你就叫高惠君，私通表妹，誣告謊狀，胡言乱語。今日不責备你，下次还来。来，給我重打四十！

四青袍　啊！（打高惠君）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打完。

胡　审　轟下堂去！再若来告，打折尔的兩腿！

〔四青袍推高惠君出介〕

胡　审　退堂！（下）

〔四青袍、师爷下〕

〔高惠君出介，冷香看介〕

冷　香　表兄，太爷他是怎样审的？

高惠君　哎呀表妹呀！为兄上得堂去，那贓官不問青紅皂白，說我与你有私——

冷　香　私什么？

高惠君　有私情。不問青紅皂白，將愚兄打了四十大板，轟下堂来！

冷　香　那贼官还講些什么？

高惠君　临下堂之时，那贼官言道，再若来告，打折为兄兩腿！（疼介）

冷　香　难道父仇罢了不成么？

高惠君　只好不告，忍耐了吧。

冷　香　表兄啊！想我父遭此不白之寃，不报此仇，妹情願辞去人世，不再偷生！

高惠君　表妹，万不可如此。这定是狗官貪圖賄賂。若此寃得报，除非是越衙告狀！

冷　香　只要表兄不怕劳累，小妹为报父仇何辞辛劳！

高惠君　如此，你我回到家中，再作道理。

（唱）無端受刑痛难忍，

冷　香　（唱）急随表哥轉回程。

〔同下〕

第十七場

〔刘荣上〕

刘　荣　自与韓胜分别后，終朝每日挂心头。

某、刘荣。自那日买得一个美女，送与韓大哥，他甚欢心。是某欲往江南而去，不免去到韓府辞别便了！

（唱）豪杰意欲江南往，

辞别韓府走一場。（下）

第十八場

〔起二更，冷香上〕

冷　香　（唱）听譙楼报二更心中悲惻，

未想到去告狀又起風波。

杀父仇不能报心神不定。

这时节倒叫我無可奈何！

实指望上告惡徒，好与我父雪仇，不想又遇赃官，將我表兄打了四十大板，轟下堂来，并說奴家与表兄有不正之举。想奴父仇未报，宽枉在身，此仇此恨，何日得明？明日越衙告狀，若遇清廉大人，我將宽枉說明，也好与我做主！

（唱）夜深沉对短檠肝腸寸断，

但願得遇清官得雪深宽。

〔起三更〕

冷　香　时已三鼓，身体困倦，入帳安歇了吧。（入帳介）

李雄飞　（內）众鬼卒！

众鬼卒　（內）有。

李雄飞　（內）駕風前往！

众鬼卒　（內）啊！

李雄飞　（內唱）

众鬼卒駕陰風忙往前进！

〔众鬼卒引李雄飞鬼魂上〕

李雄飞 （唱）可恨那恶棍徒害我归陰。

那一日与冷香牧牛山境，

偶来了恶狂徒不法之人。

他前来强提亲老夫不允，

因此上惹下了大禍临身。

我乃、李雄飞鬼魂是也。自那日被火燒身，山上丧命。可憐我那女兒冷香，去往集賢鎮上告那韓胜、刘荣。不想赃官受賄，此狀不准，反責打表侄四十大板，轟下堂来。女兒十分焦急。今幸有巡撫大人刘国栋查訪民情，打此經过。是我稟知閻君，特来說与女兒知道，来此已是。待我进入。（进介）女兒，为父来也！

〔冷香开帳，看李雄飞介〕

冷　香 爹爹来了！（哭介）爹爹呀！

李雄飞 女兒，今有巡撫大人刘国栋打此經过，为父之仇可报了。

冷　香 爹爹呀！

（唱）見爹爹不由我珠泪难忍，

好比那孤雁兒啓口哀鳴。

这都是容顏美招下禍事，

害得你遭不幸命丧殘生。

待明晨刘大人上告一狀，

报父仇雪兒恨一狀洗清。

李雄飞 全仗女兒，为父去了！

（唱）小冷香她却有剛强血性，

我的寃她的仇一狀雪清。

〔李雄飞鬼魂下，众鬼卒随下。冷香入帳介〕

〔起五更。冷香出帳，兩望介〕

冷　香　啊，适才見我父来临，言說有巡撫刘大人今晨打从石桥經过。命我前去鳴寃。啊爹爹呀！刘大人若是清廉，此仇得报了。現已黎明，我不免到前庭喚出表哥，前往石桥等候刘大人便了！

(唱)若是那清廉官判断公正，

此一番管叫那惡徒报应。(下)

第十九場

刘国栋　(內)打道！

〔牌子。四龙套、門子引刘国栋上〕

刘国栋　亲奉聖命出帝京，遍走各方訪民情。

下官、刘国栋。欽奉聖命，查訪民情。一路之上，并無别情。現已来到河南境界。来，前面是什么地方？

四龙套　乃是石桥。

刘国栋　穿石桥而过！

四龙套　啊！

〔众圓場〕

〔高憲君、冷香上〕

冷　香　大人，寃枉啊！

門　子　稟大人：前面有人喊寃。

刘国栋　將狀紙接过，县衙听审！

門　子　是。(接狀遞介)

〔高憲君、冷香下〕

刘国栋　打道县衙！

四青袍　啊！

〔众圓場。胡审上〕

胡　审　卑职迎接大人！

〔刘国栋下轎介，进介，坐介〕

胡　审　卑职胡审迎接大人，与大人叩头！

刘国栋　貴县請起，請坐！

胡　审　大人在此，卑职不敢坐。

刘国栋　請坐！有話叙談。

胡　审　如此斗胆謝坐了！（坐介）

刘国栋　貴县可曾审过李冷香告韓胜一案？

胡　审　（惊介）卑职問过，那冷香誣告良民，乃是謊狀。

刘国栋　啊，“謊狀”？貴县將狀稿取来一观！

胡　审　是。（背供介）这可坏啦！先生！

〔师爷蹓上〕

师　爷　太爷，什么事？

胡　审　那李冷香一案又出来啦。不用說，他們是上告啦。

师　爷　这可了不得！太爷，我不干啦，回家抱娃子去啦。

胡　审　你先别走！大人要看狀稿。

师　爷　狀稿？我拿去！（下，拿稿上，交胡审，下）

胡　审　（遞稿介）大人請看。

刘国栋　（接稿，看，怒介）那韓胜可曾到案？

胡　审　并未到案。

刘国栋　旣未到案，怎見得这是謊狀？

胡　审　（惊介）卑职素聞李冷香与她表哥有染，故以謊狀来断。

刘国栋　李冷香所告，是告韓胜、刘荣暗害亲父一案，誰来問你这苟且之事？

〔胡审發抖介〕

刘国栋　受賄多少？从实說来！

胡　审　卑职不敢受賄。

刘国栋　旣不曾受賄，何以被告不到案，你就断是謊狀，打了四十大板，轟下堂去，是何緣故？

〔胡审不語介〕

刘国栋　还不与我講了出来！

胡　审　卑职無知，求大人諒情一二！

刘国栋　講了出来，从輕責罰。

胡　审　得銀一百五十兩。

刘国栋　好哇！你身为父母官，穿的是国服，食的是国祿，就該与民伸冤、为民除害才是，怎么竟敢昧心貪賄？眞眞可惱！一旁伺候！

胡　审　是。

刘国栋　人役，速到乐長村將那韓胜、刘荣一齐捉来！

二青袍　是。（下介）

刘国栋　回来！

二青袍　是。（回介）

刘国栋　卖放者，依罪魁而論！快去！快去！

二青袍　是。（下）

刘国栋　李冷香上堂！

門　子　李冷香上堂回話！

〔高惠君、冷香上〕

冷　香　表兄，大人喚我回話。

高惠君　只管前去。

〔冷香發抖行介〕

冷　香　李冷香与大人叩头。（叩头介）

刘国栋　下跪可是李冷香？

冷　香　是。

刘国栋　抬起头来！

冷　香　有罪不敢抬头。

刘国栋　恕你無罪。

冷　香　謝大人！

〔冷香抬头，刘国栋看介〕

刘国栋　好个清秀女子！啊冷香，將此狀原尾从实的講来！

冷　香　是。小女子乃河南人氏，与家父同居乐長村上，牧牛为生。一日正在牧牛之际，有强徒刘荣前来提亲。我父不允，爭吵几句而去。不想至晚三更时分，忽起烈火，我父被燒，滿身伤痕，死于中途。我父遭此慘害，小女子同表兄高惠君上告县堂。上得堂去……

〔胡审暗与冷香摆手介，急介〕

冷　香　不問青紅皂白，將我表兄重責四十大板，轟下堂去，言說小女子与表兄有染，告的是謊狀；再若来告，打折兩腿。若非大人打此經过，父仇不知何日得报。望求大人做主！洗清寃仇，縱死也感大恩大德呀！

（哭介）

刘国栋　少时韓胜、刘荣到来，与他等对質。

冷　香　是。

〔二青袍上〕

二青袍　捉来韓胜、刘荣，报与大人。

刘国栋　帶了上来！

二青袍　是。（下，帶韓胜、刘荣上）

韓　胜　今日烏鴉叫，

刘　荣　一定要糟糕！

〔韓胜、刘荣跪介〕

刘国栋　你二人哪个是韓胜？

韓　胜　某叫韓胜。

刘　荣　某叫刘荣。

刘国栋　冷香，你可認識他二人？

冷　香　（指刘荣介）那日与我父爭吵的是他，晚間放火的也是他。

刘国栋　刘荣，旣不相認，怎敢冷口提亲？你这恶徒，实是大胆！

刘　荣　胆大胆小，何劳你講！

刘国栋　黑夜放火之事，从实招来！

刘　荣　幷未放火，無有招的。

刘国栋　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將他夾起来！

四靑袍　啊！（夾刘荣介）

刘国栋　將他扶起来。問他有招無招。

四靑袍　有招無招？

刘　荣　無有什么招的。

刘国栋　收！

〔四靑袍收刑介〕

刘　荣　有招有招。

刘国栋　講！

刘　荣　那日白天提亲不成，怀恨在心，夜間帶領家丁，前去放火，指望將她父女燒死在內，不想未能如願。这是一往实情。

刘国栋　画供上来！

〔刘荣画供介〕

刘国栋　韓胜，刘荣所做，均为你之主謀。与知县行賄多少銀兩？

韓　胜　并無有此事。

刘国栋　諒你不招。貴县与他对質！

胡　审　韓員外，那日你差人送来一百五十兩銀子，还不实說了么？

韓　胜　明明是五百兩，怎么如今是一百五十兩？

刘国栋　嘟！韓胜，你所做的是私通官府，賄賂衙役，合謀害人，强盜之类，还不实招上来！

韓　胜　某喜爱女色，托刘荣尋找美女。是他言道，李冷香貌美多姿。只因难以到手，故設下一計，黑夜放火，將她父女燒死，以絕我之所望。不想她逃了出来，上告于我。聞听此信，將銀托情。这是实情。

刘国栋　謠言你造它何用？

韓　胜　冷香与她表兄上告于我。我造下謠言，以为"借口杀人"之計。

刘国栋　好个强徒。画供上来！

〔韓胜画供介〕

刘国栋　此事皆因你起。罪魁禍首，理当問斬。刘荣杀人放火，罪不容誅。將他二人收监！

四青袍　啊！（帶韓胜、刘荣下，又上）

刘国栋　冷香，你表兄現在哪里？

冷　香　現在衙外。

刘国栋　来，喚高惠君上堂！

門　子　高惠君上堂回話！

高惠君　高惠君告进！（进介，跪介）

刘国栋　下跪可是高惠君？

高惠君　晚生高惠君叩見大人！

刘国栋　抬起头来。

高惠君　是。

〔高惠君抬头介，刘国栋看介〕

刘国栋　冷香之宛，現已审明，父仇得报。韓胜、刘荣明日出斬示众，以除民間之害。謠言乃是悪徒所造，你受此不白之宛，也可表明了。

高惠君　晚生閉門讀書，努力上进，遭此不白之宛，乃是为报姑父之仇。今蒙大人剖明，此恩此德，銘刻肺腑。

刘国栋　冷香节孝可風，本撫賜你黄金二十兩，以为嘉奬。你兄妹回家去吧。

冷　香　多謝大人！

（唱）大人为我雪仇恨，

高惠君　（唱）难忘再造父母恩。

冷　香　表兄，听胡知县怎样發落。

高惠君　是。（听介）

刘国栋　傳知县！

胡　审　卑职叩見大人！

刘国栋　身为父母官，审案不清不明，同贓卖法，險些害了無辜性命。革职留衙，待本撫打本进京，听候聖命發落。

胡　审　謝大人！

〔二青袍押胡审下〕

刘国栋　好一个孝节女子！少时打本进京之时，將此案件奏与聖上便了！

〔同下〕

第十二場

〔高母上〕

高　母　（唱）吾兒今早鳴仇冤，
　　　　　　因何不見轉回还？
　　　　我兒与冷香今晨上告强徒，不知那巡撫大人怎样發落，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見回来，老身甚是放心不下。
高惠君　（內）走哇！
　　　　〔高惠君、冷香上〕
高惠君　（唱）幸遇清廉雪仇冤，
冷　香　（唱）但願大人福寿綿。
高　母　我兒你們回来了。那大人他是怎样的發落？
冷　香　强徒韓胜、刘荣已問死刑，明日就要出斬。
高　母　那县太爷呢？
冷　香　那县太爷革职留衙，听候聖命發落。舅母，这有大人賞下黄金二十兩，請收下。
高　母　哈哈哈……好一个清如水、明如鏡的大人，审得清平公正，眞乃百姓之福也！正是：
　　　　清官多公正，
　　　　仇报冤亦鳴；
高惠君　心慈慧眼靜，
冷　香　眞伪判分明。
高　母　随我来呀，哈哈哈……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93
定　　价：（7）0.36 元